炎興下帙一百五

起紹興十一年正月盡三月九日戊申

十一年正月張俊來朝

十五日乙卯金人寇攻作壽春府

十七日丁巳雷仲及金人戰於壽春府

金人陷壽春府

金人侵入淮西宣撫使張俊擺流星馬斥堠於淮西

令姚端主之飛書警報交馳於道路淮甸居民不得

安業而驚移矣

金人陷商州

金人折合孛堇改作綽哈貝勒以步騎五萬攻商州知州邵隆知其不可守乃焚倉庫毀廬舍棄城而去金人遂入商州

二十九日己巳邵隆襲金人於芍藥陂敗之又敗於鴻門生獲阿沒孛堇改作阿穆爾貝勒克商州

邵隆棄商州也乃領兵屯於嶺閒金人已入城隆閒道出芍藥口遣其子繼春率兵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鴻門金人以精兵五千來隆設三覆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阿沒孛堇改作阿穆爾貝勒隆始屯十日糧過期士飢巒死尸嚙草木疲困日甚及戰隆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獲大捷繼春亦破洛陽縣金人遁去隆加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是月楊沂中以兵三萬出征

二月三日壬申金人陷廬州

初朝廷命劉錡守廬州錡入城巡城一匝曰城不足守也會報虜改作金騎漸犯入改作州境錡遂棄廬州與張俊統制關師古言大雨率眾而南金人下添遂字陷廬州大縱殺戮刪此四字

六日乙亥金人寇改作攻含山縣

初五日金人到柘皐乙亥馳騎至含山縣一百二十里半日而至以五百騎探和州動靜回報無軍馬丙子以六百騎再探之回報南軍渡江金人即漸退去韓世忠岳飛以兵援淮西十日己卯張俊軍統制王德渡江先入和州建康府探者回報金人已寇改作過含山縣漸犯改作入和州時張俊諸軍雖已促裝猶未起發安撫使葉夢得曰金人已過含山縣矣距和州纔兩舍豈容更候探報萬一和州爲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夢得請爲證明具聞朝廷宣撫當命諸軍即令鼓行此行必勝俊遂令諸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王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爲諸軍先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讙譟而行識者謂其氣銳可以勝矣或報已失和州德曰德請復取和州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旦會食於和州至中流聞賊改作敵勢盛眾莫敢前德驅之進櫂首先登岸俊宿於江州德率眾徑至城下馳驅先登遂占和州諸軍始得渡俊入和州會食如約金人猶守昭關捷奏至上親筆諭俊曰自卿提兵渡江曉夕爲念得報已復和州卿謀慮精審分朕憂

顧不勝歎嘉是時俊亦具奏虜改作敵已在臣計中乞免聖慮決保無虞上得奏大喜

十八日丁亥張俊楊沂中劉錡及金人戰於柘皐鎮大破其軍

金人退軍也日行三五里或一二十里退至柘皐柘皐皆平地金人謂騎兵之利也張俊楊沂中會劉錡之軍皆到兀朮改作烏珠率鐵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陳沂中輕進不利統制官傳逵被箭中目王德曰賊改作敵右隅皆勁騎吾當先破之乃麾軍濟渡奮勇先登薄其右隅賊改作金陳有一酋改作帥被鎧躍馬指畫部隊德引弓一發酋應絃墮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隊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大敗之金人退還紫金山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錡遂再拜焉俊有愛妾錢塘妓張穠也知書俊文字穠皆與之柘皐之役俊發家書囑穠照管家事穠有書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以堅俊之意且言今日之事唯在於宣撫不當以家事爲念勉圖報國俊得書釋然而喜遂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俊以立奇功將佐十八人奏聞上皆宣見臨軒勞

問而訓練官任存曰臣生長田舍間賴陛下神聖祖宗威靈僅能破敵安敢以微勞自矜上益喜均賜金帶銀鋌而別賜金瓊與存

十九日戊子李顯忠軍統制崔皋敗金人於舒城縣

二十日己丑張俊克廬州

金人退於紫金山張俊得廬州與楊沂中劉錡之軍皆駐於廬州上親筆諭俊曰卿以身徇國雅志捍敵總干以俟仗義而趨忘家室以專征冒水潦而不顧雖南仲之出車就牧萊公之受命飲冰方之於卿未足多尚又遣內侍省副都知陳永錫勞軍歷視戰地宣旨褒寵甚渥

知襄陽府劉錫召赴行在

樞密都承旨周聿往措畫江上

三月四日癸卯金人寇改攻作濠州

金人自柘皐退兵於紫金山也濠州官吏皆謂金人必以銳兵來攻城請於知州王進使善備之進亦以爲然發書告急日至再四而通判軍州事張綱以邊機事請赴行朝進許之綱遂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百數騎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金以精兵三十萬日暮臨城必要濠州勢不可當公且開門縱

民出城使之爲避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若水路陸路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可以獲安方今滿城生靈寄命在足下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於朝廷乃爲北軍游說耶使勁弩射之榮大怒少退罵進良久而去州人以趙榮曾僞知州事撫恤軍民秋毫不擾今所以來城下言者正爲憐舊治之民耳或以從便避地之謀力請於進進不從癸卯北軍自延陵浮梁渡淮甲辰以鐵騎數萬人列於東門之外連岡被嶺相屬不斷旌旗蔽野囂埃翳天州人望之猶皆戲笑以謂寇宏受圍時城中無兵無食尚自能支

況今食有餘而兵粗足尚何畏哉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宣撫司兵數百在城中北軍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下招降而守陴者怒罵之

八日丁未濠州兵馬鈐轄邵宏叛降於金人金人陷濠州知軍州事王進被執大肆焚掠删此四字○舊校云按宋史是月丁未金人陷濠州鈐轄邵青死之豈濠州有二鈐轄耶此疑有誤

金人犯欵作濠州乙巳對城立礮且治衝車雲梯而又立鐵鑪鎔金汁將爲攻擊者王進令以礮擊之而礮竿折者再既而礮石直上十數丈不離礮座而墜擊殺曳礮者數人識者皆以爲不祥丙午金人以衝

車雲梯之屬俱傅城壘數面力攻如雷霆震發城土與屋瓦皆動矢石如雨東南敵樓爲飛礮擊損州人大恐時城中民兵進以爲不可倚用乃令於閑慢處屯止以隨行兵及宣撫司兵守城進兵多福建人未嘗經守禦或謂民兵自數年兵火以來莫非百戰之餘也皆一可當百請以民兵守禦使官兵爲四壁策應進不從由是守陴弓弩皆不發進出入以鐵扇爲蔽呵喝如常人皆寒心悚懼其日夕馳望者宣撫司救兵而已丁未兵馬鈐轄邵宏擦城投拜具言城內虛實而北軍遂益兵擊東南隅焚其樓順風火烈倏忽而盡北軍遂乘勢登城眾皆奔亂城遂陷知鍾離縣事臧師仁者乃前知州楊珪之黨也民皆切齒怨之至是先爲亂民所殺進奔馬入郡宅朝服坐於廳事遂就拘金人縱火於城中大肆剽掠凡貴賤老幼悉驅虜出城外由是數萬之眾莫不離散者（删虜出至此十王字）官府廨宇宅觀寺與居民廬舍片瓦不留皆被焚燻其所存者唯監郡廨後土地堂屋一間有全瓦數十枚木椽十數根至於城面亦平毀數尺其所存者唯東壁女牆數十步而已初張俊楊沂中劉錡在廬州也濠州發流星馬告急者日三四適會俊與沂中錡

軍皆退盧州諸軍各人負十日糧米欲越過定遠縣
退還江上矣俊遂越過定遠縣不得已令諸軍趨黃
連埠而城已陷
九日戊申楊沂中率兵襲濠州不克
楊沂中聞濠州已陷欲乘其囂亂襲擊之張俊劉錡
曰未可沂中不從戊申沂中率兵馳至城下寂然無
所聞唯城中有煙埃未息探者曰城中一空沂中遂
令士卒入城有遺棄衣物於路者士卒皆下馬拾遺
物而北門外金人伏兵皆入官軍退走金人馳騎追
之官軍奔周梁橋俊聞沂中兵敗出兵救之與敗兵
相逆而行金人漸止漸退時已近申漏矣官軍亦還
翌日金人至周梁橋收北軍之骸聚而焚之仍取遺
棄衣甲而去
韓世忠以舟師遇金人於赤龍洲
韓世忠以舟師淮東宣撫司舟船數百艘載甲卒溯
淮而上欲解圍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於下流赤龍
洲告之曰赤龍洲水淺可涉大金已遣人伐木欲塞
河捩舟船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
言有理世忠亦命舟船速回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
淮岸以良弓勁弩且行且射於是矢着船如蝟毛及

至赤龍洲金人已伐木漸運至淮岸未及捉淮而舟船已順流而下幾爲所捉金人自此遂歸黃連埠屯駐諸軍亦班師

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劉錡皆班師

張俊楊沂中劉錡自廬州退軍也士卒人負十日糧米既至黃連埠軍皆乏糧遣捷足及馳馬往建康催糧者踵相躡也又遣提舉一行事務辛永宗親往催督永宗至宣化不渡坐於民舍呼巡檢兵士令採藤花日我偏愛食此兵士爲採藤花歸已移時矣坐間失其被氈行人皆掩鼻罵之曰大軍燒火待炊提舉催糧不留心如此建康軍中盡刷在寨應諸窠坐人及工匠各人負米六斗星夜渡江又留守司就近呼集上元江甯兩縣民夫相繼而行亦人負米六斗務其輕快也以縣丞管押已有到滁州者會諸軍班師而軍兵與民夫所負之米悉棄於路側奔而歸曰歸到家不過賠米六斗而已管押官縣丞竟不曾渡江諸軍既至滁州錡與俊沂中分路之和州俊沂中自宣化渡江軍於建康錡駐和州不渡申取朝廷指揮凡十一日得指揮渡江遂歸太平州俊沂中皆憾之是時世忠亦以舟師歸楚州俊進少師河南北諸路

招討使是役也岳飛不出兵爲聲援朝廷憾之
淮西從軍記曰紹興九年己未歲金人歸我河南故
地十年春朝廷命馬軍帥劉錡充東京副留守三月
率本部軍馬赴任中途而金人敗盟四太子兀朮改作烏珠以大兵入京師留守孟庾投降分兵復取河南之
地東南震動六月錡大破金人於順昌兀朮改作烏珠狼
狽敗還朝廷之威遂振於是下命以韓世忠張俊岳
飛各以本路宣撫兼河南北招討使並進兵閏六月
至七月世忠取海州俊取亳州又取宿州飛取蔡州
又取陳州京東西皆嚮應既而三帥相繼班師先是

飛方至陳州而俊已定宿亳遂還壽春引兵南渡而
歸金人探知於是併力出兵以禦飛飛兵不能支幾
敗告急於錡出兵牽制抵太平金人乃退飛軍得還
於是殿帥楊存中充淮北宣撫副使而以錡爲判官
自行朝由泗上出兵至宿州累與金賊改作兵相遇而
兵敗復渡江歸行朝淮北別無軍馬朝廷亦命錡班
師歇泊於鎮江已而移軍當塗金人懲敗籤兩河之
人與番改作北部共數十萬大舉爲南牧計十一年正
月犯改作攻壽春朝廷復命錡屯廬州錡所將步兵不
滿二萬騎數百而已是月十九日錡被命北渡江壽

春守臣孫暉與統制官雷仲已棄城而出金人於是入壽春盡殺守城南兵千餘人繫橋三道渡兵淮上二十五日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廬州帥陳密學卒於州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缺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止有淮西宣撫司統制閻承宣兵二千餘人至是亦奔竄而出錡軍未集輜重尚遠而賊改作金遊騎已至城下錡於是領兵復回二十六日金人大兵入廬州遣輕騎數千追襲錡是日晚追及於西山口相去數里時小雨連日軍馬疲乏錡自以親兵八字軍數百人殿其後據山口而住使眾軍飽食訖復揮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逡巡不敢逼相持至晚各解而退次日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江南之人爲遷移之計惟視錡兵以爲安危錡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震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復遣兵入無爲軍和州界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過江者蓋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後二月十五日乃渡兵采石以保和州錡既得俊渡江聲援相接乃相約進兵而殿帥楊存中亦自行朝而至朝廷乃命三宣撫合軍併力以禦金人十

四日錡起東關領兵出清溪邀擊金人收復巢縣俊亦遣先鋒至含山金人遊騎在無爲軍和州界者皆退十七日錡在柘皐與金人相遇夾河而軍河通巢湖闊二丈餘始金人見錡軍少意甚易之有出入於寨前者錡乃令軍士曳柴疊橋須臾橋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臥槍而坐令金人望見復入不敢出良久俊遣其姪總管子蓋及統制王承宣德田承宣師中與楊存中並以騎兵相與犄角十八日與金人戰諸軍雜比橫騖而進內騎兵有稍卻者錡命麾下斧手堵牆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歸廬州兀朮改作烏珠乃舉兵北歸錡既勝以所將步人甲重不能奔馳下令軍中不得虜掠諸軍騎兵多者各乘勝襲逐搜羅敗散攘奪棄遺以爲俘獲而錡軍中一無所取二十一日三宣撫俱至廬州城下數日之後俊存中大將軍乃始畢集時淮東漕胡直閣昉淮西漕李敷文仲孺江東漕陳郎中敏識皆被命隨軍饋運朝廷又遣兩浙漕張少卿匯繼至會集於軍前是時朝廷雖命三宣撫合軍不相節制然而三軍進退主盟於俊而存中又俊之腹心也錡以順昌之功驟至節鉞朝廷委任過諸大將而朝野士民之譽又翕然故諸將皆切

齒嫉之至是俊存中雖外爲合同其實軍旅利害二人同心錡皆不得預聞又不得專進止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豫無決但聞俊存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州爲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犯此二字改作攻圍下添但字閉守城日夜遣人至軍前求援至三月初有被虜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又通初五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人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與楊太尉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楊太尉渡瓜州以歸臨安庶道路

宿食樵爨不相妨仍命諸漕備十日錢糧諸漕以水路止於廬州陸路無夫般運遂議欲支錢糧軍士人一千使之附帶竟如諸漕之議又令江東陳漕撥水路綱運入滁州接濟二軍是夜二軍調發遲明軍馬盡起獨俊留兵數百未行六日早存中移俊帳會食訖二帥俱行去數里探者復報金人攻圍濠州甚急俊茫然失色復遣一使臣馳邀錡錡遽命軍中亦負十日糧繼二軍而行初九日去濠州六十里地名黃連埠各駐軍比至則金人已破濠州殺太守王進盡虜州人發掘城壁而去俊乃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

中曰兩府何以處存中曰厮殺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某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禦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禦也今我軍雖銳未爲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移今已數日本援濠州濠州已失進無所據人懷歸心勝氣已索然又糧食將盡散處迴野此危道也虜改作金人詭計莫測今不若據險下寨塹地栽木使根本不可動然後出兵襲之若其引去徐爲後圖此全師保勝之道願相公圖之諸將皆曰善於是鼎足以爲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旦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之後無所籍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乃遣將官王某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又去錡乃不行惟楊存中與王承宣德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陣未定而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西邊須臾煙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存中謂王曰如何王知其勢不可乃曰某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爲宣撫利害當處之楊乃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爲令其走爾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人見馬軍走謂其已敗皆

散金人追及步人多不得脫殺傷甚眾遺棄器甲相屬於道黃連三軍聞之皆拔寨而起存中長驅十二日渡江俊十四日渡江錡乃按部伍整旌旗最後徐行金人亦不復追而回錡至和州駐軍馬具奏二月十八日得旨乃歸當塗淮西之事大略如此以士大夫所聞稍異多不得其實予終始從事其間故得而具記之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五校勘記

隆閒道出芍藥口（有闕文）繼慶釋之曰汝皆王民勿忘本朝眾感復攜幼弱來歸隆遣其子繼春（脫有闕文至隆字二十五字）盡刷在寨應諸窠坐人（一作在寨戰諸軍窠坐人）大將軍乃始畢集將（衍）字己不須太尉人去（人誤作又）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六

炎興下帙一百六

起紹興十一年四月盡十一月二十八日壬戌

四月參知政事孫近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孫近嘗建議復召張浚都督諸軍秦檜怒令御史中丞何鑄言其罪近遂罷爲參政宮祠

韓世忠張俊岳飛來朝

王湛爲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兼措置河東忠義軍馬參議官

王湛字彥清商州人畧讀書史受業不專多機尚詐

避兵火於川中會邵隆退在川中湛屈已奉之隆知
商州湛亦隨隆歸商州漸補以官隆料金人有交還
河南之意然不久必復取之乃作料理河南之策書
寫成編授湛使詣行在湛至行在匿隆所授之文改
爲己文投贄而見樓炤炤未之信既而金人許割三
京地炤大驚以湛所投贄獻於宰相秦檜檜喜薦湛
改官爲樞密院編修官隨炤宣諭陝西回金人敗盟
用爲節制司參議官

二十四日壬辰韓世忠張俊除樞密使岳飛爲樞密副使

范同獻議於秦檜曰諸路久握重兵難制當以三大
帥皆除樞密使副罷其兵檜喜遂奏其事上從之世
忠俊皆除樞密使賜俊玉帶飛樞密副使世忠既拜
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裏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
不喜飛披襟作雍容之狀檜亦忌之惟俊任其自然
故檜不致深疑

二十七日乙未罷淮東西湖北京西宣撫司諸軍以御
前爲名

罷淮東西湖北京西宣撫司止用逐軍統制領將以
御前爲名謂之御前諸軍宣撫司並結局官屬各轉

兩官張俊獨留提點諸房文字王應求一名餘並發
歸本軍

五月七日甲辰詔諭諸軍

詔曰朕昨命虎臣各當閫寄雖相望列戍已大暢於
軍聲而專統一隅顧猶分於兵力爰思更制庶集全
功延登秉鉞之元勳並任本兵之大計凡爾有眾朕
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尚慮令行之始或隳素
習之規其當勵於乃心以務肅於所部簡閱無廢其
舊精銳有加於初異績殊庸人苟自懋高爵重祿朕
豈遐遺尚思忠義之誠共赴功名之會咨爾任事咸
服訓言更制之初人心未定故降是詔

二十三日庚申楊沂中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殿
前副都指揮使

二十七日甲子王德加清遠軍節度使

王德建節賞柘皐之功也制詞有曰屬狂胡改作邊烽之
匪茹改作不靖良醜類改作突騎以深侵初豕突改作邊擁於淮壖
寢鴟張於江滸賴爾先登之勇遏其方銳之鋒

田師中加定江軍節度使

田師中字吉甫以弓馬所子弟補官從京東河北制
置使梁方平累立戰功建炎初從統制張俊討李熄

於東京平杜用於陳州誅陳通於錢塘擒徐明於嘉禾皆有功俊用爲帳前提轄遷中軍將從討李成遷中軍統制其妻乃俊之子婦也俊子亡遂以其婦再適師中師中極諂佞呼俊爲阿爹不啻如親父子故每戰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皆不信其果戰也至是賞柘皐之功與王德皆授節鉞人無智愚皆以德爲當而不稱師中

二十九日丙寅汪伯彥加檢校少傅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薨

汪伯彥以宰相敗事責永州安置秦檜嘗在其席下讀書及爲宰相薦其才復正議大夫俄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盧和等州安撫使知池州清議不容臣僚言其誤國遂得宮祠時紹興元年也二年檜再薦伯彥知盧州四年臣僚言其罪落職罷之七年檜再薦復資政殿大學士九年檜專國遂復伯彥觀文殿學士知宣州又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至是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少師謚忠定

劉光世來朝

張俊岳飛往淮東撫定韓世忠之兵

更制之初諸軍未悉朝廷之意將士不安乃命張俊
岳飛拊循之

劉錡罷淮北宣撫判官

張俊楊沂中屢言淮西之戰劉錡不力謂其怯懦至
是罷其淮北宣撫判官以岳飛乞且留錡掌兵

六月十六日癸未建康府留守葉夢得力促其行於是大軍欣躍俊
先是和州之役張俊猶遲遲未有渡江之意知建康
府兼行宮留守葉夢得力促其行於是大軍欣躍俊
見軍情勇於出戰乃令進發王德首取和州次有柘
皐之勝皆夢得啟之也上嘉夢得之功乃加觀文殿
學士

張俊岳飛至楚州撫諭韓世忠兵

張俊與岳飛既到楚州飛居於州治俊乃在城外而
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曰呈點軍馬或告俊曰
王勝有害樞密意俊亦懼之問勝曰將士何故擐甲
勝曰樞密來點軍馬不敢不帶甲俊下令卸甲即卸
甲俊猶憾之飛點簿方知世忠止有三萬餘人乃在
楚州十年餘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
奇特之士也飛回駐於鎮江府知泗州劉綱詣行府
稟議綱曰泗州在淮河之北城郭不固無兵無食如

有緩急守平棄平飛徐徐言曰此是潤州更有何名
綱曰京口飛再問之綱曰丹徒飛三問之綱曰南徐
飛曰只此是矣綱退大歎服曰岳鵬舉果有過人初
李寶歸於韓世忠也世忠令寶戍海州飛到楚州即
呼寶至楚州慰勞甚至使下海往登州以來牽制寶
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
十七日甲申李興自白馬山班師至鄂州
李興知河南府事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持凡數月成
不能攻遂歸西京朝廷以興糧餉不繼孤軍難守即
詔班師興統率軍民幾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逢金人

數千騎邀路與擊敗之金人既退方得路南行以是
日至鄂州宣撫使岳飛已除樞密副使於是都統王
貴申請樞府乞留於鄂州遂就差左軍同統制
遷海州民於鎮江府
張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爲金人所得因命毀其城遷
其民於鎮江府人不樂遷居莫不垂涕並命遷楚州
軍馬錢糧於鎮江府
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劉光世罷爲萬壽觀使
劉光世既罷自此遂居於溫州
七月詔張俊沿江視師

初岳飛與張俊同至楚州撫諭韓世忠軍飛與俊議事不合歸至行在飛請獨留不復出掌兵其寮屬皆乞宮祠而去俊獨出沿江視師

八月二日戊辰持服檢校少傅張中孚起復爲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持服清遠軍節度使張中彥起復爲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建州駐劄

八日甲戌樞密副使岳飛罷爲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

金人遣莫將韓恕回

金人第一書

金人都元帥第一書曰皇統元年九月日皇叔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去歲使至遣沐書翰良紉勤意爾後衰衰頗疏嗣音卽日動靜之間茂惟神介休祉爰念日者國家推不世之恩興滅繼絕全畀濁河之外使專綏治本朝偃息民兵求圖康乂豈謂闕封之始已露狂謀信不由衷務惟惑亂其如詳悉條目朝廷已嘗諄諭藍公佐輩厥後莫將之來輒申慢詞背我大施尋奉聖訓盡復賜書謂宜存省卽有悛心乃敢不量己力復逞蠭蠆之毒搖蕩邊鄙肆意陸梁致稽來使久之未發而比來愈聞

妄作罔革前非至於分遣不逞之徒冒越河海陰
遣寇賊剽攘城邑考之載籍蓋亦未有執迷怙亂至
於此者今茲薦將天威問罪江表已會諸道大軍水
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因遣莫
將等回惟閣下熟慮而善圖之餘冀以時善衛生理
專奉書披達不宣

朝廷遣劉光遠曹勛使於兀朮改作烏珠

朝廷答書某啟季秋霜冷伏惟太保左丞相侍中都
元帥領省國公臺候起居萬福軍國任重仰勞經畫
莫將等回特承惠書祗荷記存不勝感激某昨蒙上
國皇帝推不世之恩日夜思維不知所以圖報故遣
使奉表以修事大之禮至於奏稟干請乃是盡誠不
敢有隱從與未從謹以聽命不意上國遽起大兵直
渡濁河遠踰淮浦下國恐懼莫知所措夫貪生畏死
乃人之常情將士臨危致失常度雖加誅戮有不能
禁也今聞興問罪之師先事以告仰見愛念盈厚未
忍棄絕下國君臣既畏且感專遣光州觀察使武功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光遠成州團練使武功縣
開國子曹勛往布情懇望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
領省國公特爲敷奏曲加寬宥許遣使人請命門下

生靈之幸下國之願非所敢忘也惟祈留神加察幸甚向寒竊冀保重少有禮物具於別封伏乞容留不宣

鶉州軍統制張憲謀爲亂都統制王貴執之送於樞密行府

張憲以前軍統制爲提舉一行事務得飛之子雲書遂欲刼諸軍爲亂且曰率諸軍徑赴行在乞岳少保復統軍或曰不若渡江往京西朝廷必遣岳少保來撫諭得少保復統軍則無事矣漸泄露百姓皆晝夜不安官司亦無所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制王貴赴鎮江府請樞密行府稟議方回到鶉州前軍副統制王俊以其事告之貴大驚諸統制入謁貴遂執憲送於樞密行府是時張俊以樞密使視師在鎮江建康也俊令就行府取勘王應求請樞密院職級嚴師孟令使劉興仁推勘師孟興仁以樞密院吏無推勘法恐壞亂祖宗之制力辭俊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成送大理寺俊小名喜兒濟南府人范瓊領兵在京東俊爲劊子（删張憲至此二百四十四字。舊校云編中於武穆磊磊事蹟多屬漏畧張憲得書謀亂之事正所謂莫須有之獄此竟作實事入錄後幅並錄獄吏揶揄之語若欲以蔽史不其何意也是眞穢史不堪入目愚意删之爲便）

九日甲辰吳璘克泰州
金人胡琰改作和卓郎君駐軍於泰州之丁劉圈僞安撫使某以五路兵屯泰州甲辰吳璘及姚仲以兵復取泰州僞安撫使某迎官軍降五路兵皆散
十日丁巳姚仲及金人戰於丁劉圈敗之
吳璘既得泰州甲寅姚仲率先濟渡屯於原下金人胡琰改作和卓郎君屯於原上丁劉圈璘問諸將何以戰必勝仲曰戰於原下則敗戰於原上則勝璘以爲然諸將之議皆不同仲曰諸將所以不同者憚辭勞苦不欲攻原上耳若金人乘勢而下我兵必敗吳璘卒從仲議丙辰仲率兵半夜取間道登山去虜改作金寨一二里閒稍歇喫乾糧向曉天大寒士卒皆燒火金人覺之仲乘勢進擊之諸軍尾之進金人大敗有騎將楊萬者脅力過人生挾一千戶回詣璘前誇勇璘曰楊萬可斬也正方鏖戰豈可得一敗賊改作將而便回耶萬投千戶於地復上馬入陣胡琰改作和卓郎君退保納家城官軍圍之俄被金字牌指揮勒兵歸戍胡琰改作和卓郎君乃得歸宣撫副使胡世將惜其功將就可以生致胡琰改作和卓郎君矣乃歎曰何不降金字牌且來世將處耶胡琰改作和卓郎君受圍於納家城也遣

涇原路經畧使秦弼策應不至胡珓改作和卓郎君既得脫歸遂罷弼

三十日乙丑邵隆及金人僞知虢州賈潭戰於虢州敗之復虢州

十月金人陷泗州又陷楚州

金人侵泗楚張俊曰北南將和虜改作敵謂吾怠欲抒柘皋之憤耳勿與交鋒則虜改作彼當自退陰遣戚方至泗巡綽金人果引去

十月乙亥金人元帥第二書

書曰皇統元年十月十日具位今月四日劉光遠等來得書審承動靜之詳爲慰所請有可疑者試爲閣下言之自割賜河南之後背惠食言自作兵端前後非一遂致今日鳴鐘伐鼓問罪江淮之上故先遣莫將回具以此告而殊不見答反有遽起大兵直渡濁河之說不知何故雖行人面列之語深切勤至惟白閫外之命聽其書詞脫落甚不類如果能知前日之非而自訟則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及所齎緘牘敷陳萬一庶幾其可及也惟閣下圖之

薄寒竊冀對時保重專奉書披答不宣

魏臣王公亮使於金國

朝廷答書某啟孟冬漸寒伏惟太保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鈞候起居萬福軍國任重悉勤籌畫劉光遠曹勛等回時承惠示書翰不勝忻感竊自念昨蒙上國皇帝割賜河南之地德厚恩深莫可倫擬而愚識淺慮處事乖錯自貽罪戾雖悔何及今日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奉命征討徹邑恐懼不知所圖乃蒙仁慈先遣莫將韓恕明以見告今又按甲頓兵發回劉光遠曹勛惠書之外將以幣帛仰諗寬貸未忍棄絕之意益深慙荷今再遣左參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文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魏良臣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公亮充稟議使副伏蒙訓諭令敷陳晝一竊惟上令下從乃命之常豈敢有指迷重陷僭越之罪專令良臣等聽取鈞誨顧力可遵稟者敢不罄竭以答再造仰乞鈞慈特賜敷奏乞先斂士兵許徹邑遣使拜表闕下恭聽聖訓向寒伏冀倍保鈞重所有少禮具於別封竊冀容納不宣

十三日戊寅岳飛送大理寺

王貴解押改作誣執張憲至樞密行府張俊送憲於行在遂下大理寺刪此五字秦檜奏請以岳飛同下大理寺鞫

勘反狀於是飛坐大理獄判宗正司士儴作文字欲解救之不密漏其語或聞之以告檜檜令臺官言士儴有不軌心責建州拘管死於建州飛初對吏立身不正而撒其手旁有卒執杖子擊杖子作聲而叱曰又手正立飛竦然聲喏而又手矣既而曰吾嘗統十萬軍今日乃知獄吏之貴也

金人陷濠州

是時濠州境內人煙稀少渡江之貧民往往在橫山澗許家舊寨有前招信縣主簿呂浩者主其寨金人雖得濠州但空城而已酈瓊孔彥舟與數金人至橫山澗浩野服下見之皆坐於石上談說移時金人約十日再來果如期而至浩再見之卽引與俱北去

邵隆及金人僞知陝州鄭賦戰於陝州敗之克陝州

十一月七日辛丑金人元帥兀朮改作烏珠遣使來第三書書曰皇統元年十一月七日皇叔太保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魏國公時寒想惟安善近魏艮臣至伏辱惠書語意慇懃勤白訟前失今則惟命是聽艮見高懷昨離闕時親奉聖訓許以便宜從事故因可與閣下成就此計也本擬上自襄陽下至於海以爲界重念河南彫弊日久得如不得淮南

唐鄧二州以地勢觀之亦是淮北不在所割之數來使云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既能盡以小事大之禮貨利不足道止以所乞爲定

又云淮北京西陝西河東河北自來流亡在南者願歸則聽之理雖未安亦從所乞外有燕以北逋逃及因兵火隔絶之人並請早爲起發今遣昭武大將軍行待制同知制誥兼右諫議大夫河閒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邢具瞻等奉使江南審定可否其閒有不可言者一一口授惟閣下詳之既盟之後卽當聞於朝廷如有封建大賜又何疑焉有少禮物具啟別幅隆冬竊冀順天愼衛眠食專持書奉答不宣

何鑄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使於金國容州觀察使曹勛副之

二十八日壬戌韓世忠爲太傅橫海武甯安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

臣僚累言韓世忠之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忌秦檜陰謀而請罷遂以太傅爲醴泉觀使世忠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不發親戚平交書平時將佐部曲皆莫

見其面

福建路安撫大使張俊罷爲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
醴泉觀使○舊校云宋史作充萬壽觀使任便居住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六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六校勘記

咨爾在事（在誤作任）留守葉夢得（夢誤作茂）永圖康乂（永誤作求）

豈謂闕（原闕一字）封之始（作得）方回到鄂州（鄂誤作鸚）南北將和（南北誤作北南）

炎興下帙一百七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其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岳飛死於大理寺獄中誅岳雲張憲

初飛在大理寺獄未肯招狀先是飛自鄂陵回軍也在一村寺中與王貴張憲董先王俊夜坐移時不語忽作聲曰天下事竟如何眾皆不敢應唯憲徐言曰在相公處置耳既退後握先及貴手曰太尉太尉聞適來相公之言及張太尉之對否先與貴曰然及俊

告飛使子雲通書軍中事因言鄜陵路中之語○舊校云王俊首武穆反狀揮麈餘話載之最詳追先赴行在時雲與憲已伏誅矣秦檜與先曰止是有一句言語要爾爲證證了只今日便可出仍差大理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寺幷命證畢就今日摘出繇是先下大理寺對吏卽伏吏問飛飛猶不伏有獄子事飛甚謹至是獄子倚門斜立無恭謹之狀飛異之獄子忽然而言曰我平生以岳飛爲忠臣故伏侍甚謹不敢少慢今乃逆臣耳飛聞之請問其故獄子曰君臣不可疑疑則爲亂故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若臣疑於君不反復爲君疑而誅之若君疑於臣不誅則復疑於君而必反君今疑臣矣故送下棘寺豈有復出之理死固無疑矣少保若不死出獄則復疑於君安得不反反既明甚此所以爲逆臣也飛感動仰天移時索筆著押獄子復事之恭謹如初癸巳飛死於獄中梟其首市人聞之悽愴有墮淚者其子雲及憲皆棄市初獄成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由謂飛罪當徒二年白於大理卿周三畏三畏是日遂白於中丞万俟卨卨不應三畏曰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邪有王輔者投書於秦檜具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卨卒致飛於死既而卨彈

若樸以其兄若虛嘗爲飛幕中參議故欲黨庇之并
彦由附會樸是時若虛方知宣州乃送徽州羈管而
若樸彦由皆罷出飛執兵權之日遣使王忠臣往楚
州韓世忠處下書得回書欲歸臨行世忠囑之曰傳
語岳宣撫宣撫有結髮之妻見在此中嫁作一押隊
之妻可差人來取之忠臣回密報飛以世忠語飛不答世忠上聞飛奏言
不知其由也上令報飛字鵬舉相州人也少爲韓魏公家
岳侯傳曰侯名飛字鵬舉相州人也少爲韓魏公家
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兩經更嫁臣
切骨恨之已差人送錢五百貫以助其不足恐天下
帳前使喚至建炎初王彦爲張所前軍統制用侯爲
使臣王彦行軍往大行山遇金賊改作兵接戰侯遂勝
奪馬數十匹并擒拓跋耶烏改作拓跋頁嚕差侯充前軍準
備將至二年侯爲王彦所疑夤夜自引一軍千人投
京城留守杜充充用侯出戰數有奇功遂遷侯爲中軍
統制至三年春二月被虜改作金將張用王善領兵約
五十萬衆寇京城留守杜充遣侯并丁進桑仲馬皐
等各統兵迎戰不終朝潰散張用王善兵騎敗走陳

州後金賊（刪此二字）兀朮（改作烏珠）與侯軍連年拒戰侯兵勢弱不如虜（改作勝敵）眾遂遭所潰隨杜充棄京城前往建康其時在京居民已降金虜（改作人）內有劉經扈成戚方等諸將於建康乘勢爲亂刼掠州郡惟侯一軍秋豪無犯屯於宜興縣官吏民戶皆懼所在棄家業走宜興縣投侯居止蓋緣侯軍整肅不令騷擾民庶有犯者並依軍法以此前後一年收捕扈成戚方及斬劉經幷留守司散殘官軍千餘人復取建康招民安業四年常州太守林茂薦侯於朝廷充通泰鎮撫使時賊首李成自呼李天王幷馬進商元等共提兵三十萬占據淮西淮南數州屯駐往來刼掠朝廷差張俊充兩淮招討使統軍十萬與李成相拒緣李成兵銳數戰未能獲勝張俊奏朝廷乞侯同王璽陳思恭以本軍隸之李成遣偏將馬進領兵二十萬對壘於洪州諸將不敢當其鋒張招討請侯議曰俊與李成數戰不勝公有何見願求一計侯對曰某既蒙下問不避僭越用兵者無他仁信智勇嚴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重賞無功重罰行令嚴者是也某雖不才乞爲先鋒與敵迎戰必可破賊俊喜而許之選精兵三萬幷本部諸將拒馬進至玉隆觀大破進軍進走筠州

侯領兵追殺之降賊步軍五萬餘眾李成商元北走
侯又統眾招降張用等兵數萬侯功第一改差充神
武後軍統制兼權沿邊鎮撫使至紹興二年又統本
部軍馬前去湖南接連廣界收捕曹成戰於道州大
破賊數萬加中衛大夫武昌軍承宣使又復統軍往
潭州界收劉忠紹興三年僞齊劉麟并四太子兀朮
改作烏珠約兵三十萬眾併力大舉犯改作攻滁和通泰直
抵揚州宣撫使韓世忠困於楚州侯聞曰若得某在
通泰豈懼兀朮改作烏珠劉麟收曹成劉忠事方纔畢再
奉敕收復虔州山賊侯遂先令人探察其賊首係彭

鐵大廖八姑王勝李洞天等約兵十餘萬山賊寨百
餘座侯將王萬寇成徐慶首先破固石洞又遣王貴
龐榮張憲等分頭領兵攻打賊寨兩月之間捉大小
首領五百餘人彭鐵大廖八姑王勝李洞天等作過
賊首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湖南制置使神武後軍
統制僞齊劉豫遣劉麟并大將李成等兵十萬眾占
據均襄隨郢爲久駐之計侯奉敕回軍徑往漢上與
李成戰於郢州遂擒斬荆超成退走襄陽侯先復郢
州至襄陽成聚兵再戰又敗走鄧州侯進兵成棄鄧
州走潁昌府侯三戰復漢上六州加侯清遠軍節度

使僞齊劉猊王瓜角孔彥舟李師雄商元等兵二十萬攻廬州委侯回軍解圍侯先遣牛皐徐慶李山救應又會合劉錡與僞齊接戰於廬州孔彥舟認是牛皐徐慶等兵至遂不戰起寨而走回京師加侯鎮甯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招撫使鼎州洞庭楊么鍾子義等作亂據鼎澧潭等諸縣朝廷遣王瓌劉寶幷崔曾吳全等將兵七萬收捉湖賊戰數不利再委侯同張浚督諸軍出征時賊勢甚銳浚懼曰此賊非可易圖欲侯明年與公討之侯謂丞相曰未可若論來歲賊勢大張以某所見不過旬日擒捉賊眾浚見侯忠勇驍雄於是從之浚往湖南安撫司差任士安王俊等領兵二萬與飛同共調發侯方欲料敵次第委任士安王俊孫義等不稟前進爲賊所敗侯急下令諸將曰限三日不平楊么等賊定斬汝輩立功者重賞湖賊楊么等曰吾聞岳宣撫領兵二十萬已入潭州鼎州至今多日不見到來豈不詐也想任士安等懼吾佯言岳軍至遂令楊欽黃佐領兵五萬前赴士安十里到金橋山忽遇飛伏兵四合大破賊眾楊欽黃佐等見兵敗走覩委是岳兵至楊欽等料不能敵遂降楊欽獻計曰楊么可擒容欽令人報楊么今

任士安兵敗困走又聞後有救兵至吾兄急將士卒速來救欽擒捉士安等以除禍根楊么聞之必自領兵前來相公多用伏兵捉楊么不爲難也遣牛皐傅選王綱等各領兵伏於道側楊么果自領兵前來應援牛皐傅選王綱等伏兵四發楊么乘舟走入水寨侯親臨大湖當卜山峻處隔水令人罵之率眾般運草木於水中賊營中聞罵聲爭用瓦石拋擊上流放草木爲瓦石塡平人騎往來并無阻隔侯遂將兵眾長驅深入水寨擒楊么夏成鍾子義等并斬之殺降賊首周倫周亮張百通等並戰船百隻前後八日平

盪盡靜加侯檢校少保行營都總管右護聖將軍紹興六年加侯爲少師武定勝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江夏駐劄時金賊（删此二字）兀朮（改作烏珠）與僞齊劉麟率大將賈潭商元崔皐李成孔彥舟王瓜角等尅鎮汝蔡商虢唐鄧京西大震有南下之意諸帥養寇（改作遷延）不進侯遣王貴董先傅選等將兵騎二萬於唐州北楊牛蹄白石何家寨遇番僞賊眾（删此四字）李成王瓜角王大捷李序商元等共約十萬迎戰自辰至申賊眾（改作成等）敗走連夜進兵追至蔡州遂平縣擒王大捷李勤郭安安李序等（删此字）奪馬千餘匹降士卒三

千餘眾權暫屯北陽歇泊僞鎮汝軍總管薛亨馬汝翼等兵五萬犯方城縣侯遣牛皋王綱以步卒八千往方城東北二十里地名昭福遇僞總管薛亨數戰亨兵敗走牛皋等追至和尚寨擒薛亨斬馬汝翼奪馬三百餘匹降士卒千人屯方城僞西京竇留守統制郭德魏汝弼施富任安中等兵騎五萬犯鄧州界侯又遣張憲郝晟楊再興共兵一萬前去迎賊改作戰至內鄉相拒二日憲與郝晟楊再興議曰賊改作僞勢甚銳必欺敵我以輕兵迎戰佯退敗走賊見必來追我我卽伏兵取勝眾曰善遂發兵於來日早使輕兵

迎戰佯敗走僞兵果來追伏兵發前後夾擊擒郭德施富奪馬五百餘匹降士卒千人魏汝弼收殘軍趨歸洛陽侯自慮雖獲捷然金賊兀朮刪此三字改作帥僞兵百萬糧食千里緩急難保又見諸路按兵不舉遂收軍復戍鄂州將擒到僞大總管薛亨幷郭德等一十七人奪到馬一千餘匹降卒五千餘人解押赴行在上赦薛亨等賜銀絹幷各人官資上更賜一官付侯軍中使喚時秦檜當國方主和議忌侯申奏乞持母服棄軍權居江州廬山檜遂舉張宗元爲宣撫判官兼軍事詔侯赴行在加侯河南河北諸路招討使並

湖北京西路宣撫使侯方欲計議用兵有深入虜界
刪此二字北伐之意紹興八年秋九月胡虜改作金來講和侯
議奏曰不可與和緣虜人犬羊之性刪緣虜至此七字改作金與
國事下添仇字隙下添既字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復三京陵
寢事畢然後謀河朔復取舊疆臣之願也臣受陛下
深恩厚祿無一時敢忘因此與秦檜有隙紹興九年
加開府儀同三司紹興十年金賊刪此二字兀朮改作烏珠侵
犯改作復攻河南朝廷詔諸路再舉侯遣李寶孫彥戰於
曹州又周彥楊再興牛皐策應與李寶孫彥合兵再
戰大破虜改作金軍二十萬兀朮改作烏珠領潰兵走往汴
京侯又遣張憲傅選與韓常戰於潁昌常軍大敗退
走陳州求救兀朮改作烏珠侯遣牛皐徐慶崔虎王瀾助
張憲傅選與兀朮改作烏珠韓常大戰於淮甯虜軍改作烏珠
敗走汴京張憲屯兵陳州侯自屯郾城縣又遣王貴
董先姚政馮賽岳雲等兵三萬占據潁昌爲久駐之
計又分兵攻戰諸州遣郝晟張應韓清取鄭州孟邦
傑劉政攻永安軍郝晟張應與孟邦傑併兵攻戰河
南府李成王勝等兵十餘萬敗走棄洛陽歸懷孟梁
興趙鬼火等軍戰絳州沁水縣賊改作敵退走濟源斬
番改作金將何波那改作布哈千戶孛堇改作貝勒兀朮改作烏珠

幷龍虎大王威武將軍韓常兵十二萬屯臨潁侯自
鄜城遣楊再興李璋將騎軍三百爲一隊至近臨潁
遇兀朮改作烏珠大軍戰楊再興王瀾戰歿侯整促軍馬
連夜起發於次日早拂明至小商橋離臨潁二十里
下寨有探騎報曰夜來三更兀朮改作烏珠幷韓常將軍
等人馬起寨退走前去沐京侯欲乘勢追趕遂申奏
朝廷曰臣聞漢有韓信項羽授首蜀有諸葛先主復
興臣雖不才竊望比此乞與陛下深入虜改作北境復
取舊疆報前日之恥伏望陛下察臣肝膽表臣精忠
竭力以報臣之願也表到秦檜大怒忌侯功高常用

閒譖於上又與張俊楊沂中謀乃遣臺官羅振奏兵
微將少民困國乏兵若深入豈不危也願陛下降詔
且令班師將來兵強將衆糧食得濟興師北征一舉
可定雪恥未晚此萬全之計時侯屯軍於潁昌府陳
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忽一日詔書
十二道令班師赴闕奏事令諸路軍馬幷回師侯承
宣詔又不敢便行收兵恐兀朮改作烏珠聞知斷我軍路
故虛張其聲科買布帛造戰牌言進兵北討兀朮改作
烏珠使人探聽聞知侯有北討之意引兵夜遁一百餘
里我兵亦退四十五里至襄城先令牛皐備戰時有人報

兀朮改作烏珠曰南家兵奔走已棄潁昌兀朮改作烏珠提兵復進侯軍屯於蔡州時梁興在河北絳州尚未得知侯謂諸將曰梁興見在河北與金人決戰退走翼城縣趙秉淵戰守淮甯亦不知南歸侯遣李山史貴將兵救梁興趙秉淵等回蔡州兀朮改作烏珠不敢進兵侯將諸軍馬依次調發歸江夏自將二千騎取潁昌入淮赴詔加侯樞密副使侯曰所得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難以中興乾坤世界無由再復有人密報秦檜檜轉惡之十一年大金約和上令議講和事便與不便侯奏曰金虜改作人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

竊如建炎中正約和間併兵盡舉張浚不能迎遏其軍大潰失離川陝兀朮改作烏珠韓常重兵攻淮西是時韓世忠在楚州亦無所措遂求救於朝廷後無旬日盡失淮楚退兵回往鎮江以拒江爲阻更無前進之意大概行軍無方畧料敵無知識賞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鬬志是以戰之不克攻之不拔則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虜改作北境頴昌之戰我兵大捷虜改作金衆奔潰潛入汴京當時若得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舉大事可成今日兀朮改作烏珠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不僞詐據臣所見爲害不見爲利也

秦檜與張俊楊沂中共棄劉錡爲江淮招討都督諸軍檜密遣王俊同王貴前去謀陷侯王俊王貴等觀望（下添檜字）奏張憲岳雲欲謀反等事俄將張憲岳雲枉械送大理寺根勘上聞驚駭秦檜奏乞將張憲與飛同證明其事是時侯尚不知艮久秦檜密遣左右傳宣請相公畧到朝廷別聽聖旨侯宣詔卽時前去卻引到大理寺侯駭然曰吾何到此纔入門到廳下轎不見一人止見四面垂簾纔坐少時忽見官吏數人向前云這裏不是相公坐處後面有中丞請相公畧來照對數事侯點頭云吾與國家宣力今日到此何

也言罷隨獄吏前行至一處見張憲岳雲露頭赤體各人枉械渾身盡皆血染痛苦呻吟又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首張憲岳雲并侯反叛罪狀前來云國家有何虧負你三人都要反背侯向万俟卨羅振曰對天明誓吾無負於國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損陷忠臣吾到冥府與汝等面對不休衆人聞其說羅振幷御史中丞万俟卨等曰相公既不反記得遊天竺日壁上留題曰寒門何日得載富貴乎衆人曰既書此題豈不是要反也侯知衆人皆是秦檜門下既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云吾方知已落秦檜國賊之手

使吾爲國忠心一旦都休道罷合眼任其拷掠案牘完備先將張憲岳雲處斬紹興十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侯中毒而卒葬於臨安菜園內天下聞者無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檜云○舊校云劉一清錢塘遺事云秦檜欲殺武穆於東窻下謀其妻王氏王曰擒虎易放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我已請於帝矣檜遂死其妻思之未幾秦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鍊枷因問檜所在熺曰吾父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鍊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東窻事發後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內有殿前司神勇後軍施全將一鋼刀伏於閤處等檜回朝向前刺之爲轎子所隔不中施全依法賜死紹興三十年北虜改作金兵犯邊連年大舉上思曰岳飛若在虜改作金軍豈容至此即時下令修廟宇云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七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七校勘記

山賊寨百餘座賊字衍　加侯清遠節度使清一作靖　失陷川陝陷誤作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八

炎興下帙一百八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盡十二年八月

林泉野記曰飛相州人爲韓魏王家佃戶靖康末張所招討河北飛投入效用建炎初所都統制王彥以飛爲將從彥與金人戰太行累立功後彥疑忌飛才乃率其眾投京城留守杜充爲統制三年賊張用王善擾京師充遣飛及丁進桑仲破之充後守建康叛歸虜此字改作金人諸將扈成戚方皆反惟飛全一軍屯於

宜興縣時常州吏民避居縣中者甚眾賴飛而全四年至湖州以林茂張俊薦諸朝除通泰鎮撫使戰敗虜眾改作金兵紹興初命飛聽江淮招討張俊以拒李成成將馬進來約戰飛請爲軍鋒擊破進於洪州玉隆觀追至筠州蘄州頻勝飛功居最又擊降張遇眾五萬授神武右軍副統制二年破曹成於道州轉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三年又破劉忠於潭州平虔州山賊數萬來朝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四年劉豫將李成寇京西飛敗之復鄧州進復襄陽鄧隨唐等州又復潁昌遷清遠軍節度使

河北京西制置使豫欲攻廬州飛遣統制牛皐徐慶會劉錡軍擊敗豫眾五年改鎮甯軍節度使往鼎州討湖賊楊么么黨楊欽有眾數十萬拒命會有詔召都督張浚防秋欲俟再舉乃出一小圖指示浚攻賊出入之要請除來往之程期以八日擒賊浚從其言先是湖南統制任士安王俊郝晟等不稟帥王瓌命故屢至敗飛至鞫士安及孫議使先餌賊告曰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初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士安等眾少併兵來戰飛俟其困率大兵四面伏發賊眾殲盡奪舟入據水寨欽等窘服相率出降餘眾

尙數萬飛杖欽等各一百遣回乘其被杖未及爲計夜襲其營殺戮甚衆俘欽等還唯夏誠一寨背山三面臨湖恃險不下飛親臨測水淺處遣善罵者二千人隔水罵賊賊爭擲瓦石以擊之飛先令人伐草木投之上流瓦石遇草相積壓良久淤塞可涉遂長驅進擒其衆湖南平止八日加檢校少保以其軍爲行營右護軍六年加檢校少傅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征劉豫克鎭汝軍商虢州西京長水縣慨然有清中原之志而諸將養寇（改作玩敵）不進飛乃退軍鄂州統制王貴敗豫軍於商州等處七年進太

尉與宰相張浚議事不合乞持ㇷ

命張宗元爲宣撫判官撫其衆詔ㇷ

軍八年入朝與宰相秦檜議和不協力

同三司十年虜叛（改作金敗）盟飛遣統制李寶ㇷ

曹州及宛亭縣進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寶ㇷ（此字改作金人）於宛亭牛皐敗之京西又敗之河上張憲復潁昌府陳州董先姚政敗之潁昌軍將楊成復鄭州統制孟邦傑復永安軍張憲韓清敗之河南府軍將楊遇復河南府南城軍將梁興董榮敗之絳州垣曲縣孟州王屋縣濟源縣等處飛再破兀朮（改作烏珠）於郾

城縣殺其將阿李朶孛董改作鄂爾多貝勒張憲敗之臨潁縣王貴姚政敗兀尤改作烏珠於潁昌張憲傳選寇成敗之臨潁飛乘勢欲深入而秦檜議和累詔班師乃還尋失所復州縣梁興又敗之絳州翼縣趙秉淵敗之淮甯府既而虜改作金取濠州檜忌飛乃罷其兵除樞密副使未幾同張俊往楚州護韓世忠軍歸鎮江時檜與俊楊沂中譖罷劉錡飛乞還其兵不允飛予雲帶御器械檜諷臣僚言飛不援淮西事以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體泉觀使罷○舊校云宋史金佗粹編俱作充萬壽觀使頃之統制張憲謀亂刪此二字冀朝廷還飛軍而已刪此二字爲副統制王俊發改作誣其奸張俊亦以爲言檜因譖飛令雲作書與憲下飛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万俟卨訊鞫歸罪雲憲坐斬并賜飛死年三十九妻子遷嶺外天下冤之飛嘗知書傳禮士恤民所至秋毫無犯民不知兵

金人元帥第四書

書曰冬深想惟動履萬福今月十一日使來伏承手劄具聞事大之勤良可嘉尚所進誓表卽時津發赴闕今茲大事已定然而其間有一二未愼者須至塵浼表云比又見行發遣北來三十五人止是近日因

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被兵火隔絕之人恐是有司姑徇人情尚爲濡滯也審議使副蕭毅等在江南時已蒙定論據諸路所有北人各於逐處沿邊州城就近交割望早爲應所論盡數津遣過界唐鄧二州已想差官趁此月下旬到彼以備交割外據陜西地界其間或有犬牙相撹處亦請依元約於明年正月下旬差官與本朝合干人員至鳳翔府會合以憑同去行路至日別有計議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固當使民各安其業已遣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新歸附戶口數千還其家貲並復本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數皆已書數付去人應江南商賈隔在淮以北者已指揮所屬刷會候供到人數亦便發歸所有海州泗州連水軍今歲流移在南百姓比及新正窺望發過淮北庶不廢一年耕作之計惟閤下裁之所有淮上大軍使至日諸道班還昨以吳璘窺窬關陜以此右副元帥提兵鎮撫亦專人使之斂退恐欲聞知時寒窺冀慎重專此布聞不宣

朝廷答書

某啟季冬極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整軍安民悉賴全德特承惠書佩荷記存垂諭大事已定若非國公

以生靈爲念他人豈能辦此天下幸甚北人敢不如命今就近先次津發耶律温等餘當節次發遣唐鄧二州已遣尚書莫將侍郎周聿於此月十一日星夜前去交割陝西地界亦已差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同宣撫官前去趁明年正月下旬計議海州泗州連水在南百姓見今根刷發過淮北先蒙遣還濠州楚州昭信盱眙等縣戶口又許根刷應江南商賈隔在淮北者亦便發歸卑情豈勝感激恐遣人在路遲滯今專發書計會泗州差走馬傳到府下伏冀向春氣候淑和竊望倍保鈞重不宣

金人改皇統元年

紹興十二年正月樞密使張俊還行在

張俊出視師回到行在力辭本兵章凡四上遣近侍數晉益確俊乃復視事

割泗唐鄧商州入於金國

和議既定畫淮河中流爲界故泗州與唐鄧商州皆係割還金人之地遣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往京西割地是時邵隆在商州始終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離散皆得其心自金人敗盟之後屢與金人戰雖常暫棄其城俄即收復終不肯離商

而去至是割付金人隆常怏怏不已

十六日庚戌知鎮江府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

和涘上書辯岳飛之冤編管袁州

和涘字巨源汾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有識性不

喜阿隨好直言岳飛以賓客待之飛死涘上書辯飛

之冤事下中書秦檜怒送袁州編管袁州官吏以涘

取怒時相全不少假監繫甚嚴涘不堪死

二月樞密行府參議官史愿加敷文閣待制

史愿字仲參燕人先歸朝而來也

楊沂中賜名字存中

三月一日丁未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貴罷爲

特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福州駐劄

侍衞親軍都虞候武軍承宣使御前統制關師古卒

田師中加殿前都虞候爲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張俊力薦田師中除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以統岳飛之軍軍中初不服統制傅選李

山郭青輩往往乞罷去撫諭久之稍定師中專務結

託內侍以爲內助故能久其權

十三日壬子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劃

地回

朝廷與金人元帥書

書曰某啟即日春和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前日遣人赴泗州上狀續次津發耶律溫等今必皆達府下近據邊界申報合具咨稟唐鄧界上緣李驃騎將甲軍到來民方不知多少有驚移陝西隴城寨將官王吉領兵馬於治坊鎮等處打劫孳畜驅虜戶口殺害人民致使相近去處皆不安帖竊慮引惹生事致傷和好敢望嚴賜約束實爲幸甚兼告指揮泗州今後遇有書信即爲收接發納庶得情懇即達不致留滯向煖竊冀倍保鈞重不宣

四月孟忠厚王次翁迎護梓宮奉迎皇太后

金人許還徽宗皇帝冕旒德皇后梓宮及皇太后遂命孟忠厚王次翁往迎之以丁禮爲提舉一行事務

五月三日沈昭遠假禮部尚書爲賀大金生辰國信使王公亮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

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金人元帥第六書

書曰少意重有奉聞今來國朝既推異恩許成江南和議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故其閒士夫三兩人尚論列據張中孚節使及弟中彥鄭億年資政

各係汴梁及陝右人民早歲朝廷皆常委以近上職任與餘人不同今逐家親族及居地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冀指揮并隨行家眷起發前來團聚復業兼張孝純儀同杜充儀同早年各居外臺相輔之任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皆有留河南者及宇文虛中銀青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自後已經任使到今多歲并去歲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已貸其生命緣世居闕州見有親族在此則其妻子亦當使之聚首凡此數家并望早賜一就津發外據昨復疆時汴梁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民及有畢良史者比審議使蕭毅等回具言江南嘗詢訪此人今並委沿邊官司發遣前去所貴南北之人無不均被德澤仰副皇上聖人使無一夫不獲其所之意諒惟洞察此懷悉爲施行幸甚

朝廷答書

書曰啟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帥領省鈞座即日極暑伏惟鈞候萬福區區不勝瞻仰近何鑄等回伏蒙遠枉鈞翰副以甲馬厚幣豈勝珍感又承傳諭鈞意所以存撫有加及何鑄等往回種種照恤俱深感佩書中首蒙諭及墳域不在慮皆久有望於上國者自非

仁厚特留矜念何以及此諭早發遣北人過界敢不
承稟但中間嘗以北人畏罪之意如聞欲得上國降
一赦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徑即發遣免致艱難及
諭唐鄧二州交割官所說原約多有不同亦不經再
三持論又不告而去已追原差官根問從初差官根
問前去只要仔細持論今承來諭顯是原差官商量
未盡今當如約意唯是烏陵改作凌阿烏尚書與鄭剛中
分畫陝西地界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依舊保守今畫
圖兩本用硃紅擬畫一本納呈乞降下烏陵改作凌阿烏
尚書照便縱有少侵劉某曾占地界去處止是欲與
川路少留藩籬以安彼眾人心亦乞矜允實荷大賜
其一本已降與鄭剛中遵用伏乞約照又諭發遣張
中孚及其弟中彥幷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
謹當一一依稟爲各人居處遠近不同已令所在津
遣候到即發去次惟杜充家口自充離江南之後其
家分散久經歲月親故絕少故難根刷鄭億年雖係
汴京人但億年初自上國來時稱魯公恩造放歸今
親加體問更不願前去其母亦以此中親眷不少只
欲留此養老誠出懇切取到親書供狀繳納想蒙情
察也餘曲折已一面照應行遣暑次時惟冀倍保約

重謹奉啟不宣

六月四日乙丑鎮西軍節度使吳璘來朝

十一日壬申王庶責授鄂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

王庶落職居於江州秦檜猶怨其異已不附和議令

臣僚言其在江州占奪百姓田宅故責授鄂德軍節

度副使道州安置

莫將周聿各降兩官

莫將周聿坐割地不親往界首各降兩官

金人放東京留守孟庾知陳州李正民還

孟庾掌東京鑰一日失節附於金人及和議已定上

以書請放庾還金乃遣庾及徽猷閣待制知陳州李

正民皆還朝於是畢良史父子亦得歸良史字少董

蔡州人畧知書傳喜字學粗得晉人筆法少遊京師

以買賣古器書畫之屬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

償賣遭兵火後僑寓於興國軍江西漕運蔣傑喜其

辯慧資給令赴行在遂以古器書畫之說動諸內侍

內侍皆喜之上方搜尋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辯其

眞僞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

爲門客又得束修百餘千良史月得幾二百千而食

客滿門隨有輒盡當時號爲窮孟嘗有姓畢人合得

文資恩澤無宗族承受良史邂逅得之補文學既得
三京地即擬官就祿於新復之地留守司俾權知東
明縣良史到縣乃搜求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一應
古今骨董買而藏之會金人敗盟良史無所用心乃
教學解春秋及復得還歸遂盡載所有骨董而到行
在上大喜於是以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號良史爲
畢骨董

朝廷又書

書曰某啟季夏極熱伏惟某官鈞候萬福何鑄等還
所蒙惠書近已草畧修報伏蒙上國曲軫仁慈悉從
所請深念恩德實自國公特留鈞意力賜贊成區區
銘感何有窮已比覩泗州關報備坐指揮送護一行
人使等約七月末過界聞令鼓舞舉國之幸已取八
月閒遣使報謝闕下敢先次奉知有新茶五百斤聊
以將意便中未能多致竊幸笑留餘續上次不宣

二十八日已丑翟琮卒

二十九日庚寅御前統制傅選爲殿前司副統制

八月金人元帥第七書

書曰皇統二年八月日皇叔太傅尚書左丞楮兼侍
中監修國史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近者叠蒙惠

音備悉勤意卽日秋涼想惟候履安和承諭遣報謝
人使已聞朝廷幷唐鄧二州至亦再遣官交割去訖
外昨來計議分畫陝西地界緣未得盡知彼處地界
一遠近曾言候大事議定各差官仔細檢視臨時從宜
施行回辱示報凡事已遵來命差官前去仍約定至
彼期限遂差行臺刑部尚書烏林荅（改作烏）贊謨（凌阿）等
同往交割仍丁寧戒諭據陝西諸路疆土並合交收
緣照鳳成階石四州於彼切近若行盡取或有不便
其四州之地更不交割如兩界地形犬牙相侵各有
合要去處仰從宜相度施行續據本官等申至彼相
度得大散關合屬本朝於關外立爲界首除將上件
四州與江南外應陝西之地並行交割便於立定界
卻得鄭剛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檢視商量難便
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行移報又據烏林荅（改作烏凌阿）
贊謨申三月內鄭剛中公文坐奉指揮照吳玠劉某
等所管地界分畫內商州秦州不是吳玠元管地方
合自逐州以南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其餘和尚原方
山原兩處不係劉某所管地方遵依元降指揮保守
爲此於何鑄等回時已令達意令於大散關西正南
立爲界首承今書已前據烏林荅（改作烏凌阿）贊謨申鄭

剛中五月中公文稱和尚原方堂堡秦州等已承指揮許交割乞差官前來分畫外商州已具申審其間卻說以龍門關爲界至今承來書與前鄭剛中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云縱有少侵劉某曾占舊界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籬以安彼衆人心契勘彼閒地界已前布聞何煩再三別有改議若謂欲爲藩籬以安人心乃是無故輒有疑惑豈原約也竊冀早爲指揮所司交割施行所謂商州一處來書并不謂遷延到今尤未了當亦請依元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邊官司申有舊係淮北人民在南方者思鄉前來緣恐其人在南地別有罪犯逃避過淮難以不行勘會便行一例收受曾經指揮仰問當初來歷因依移文對境州軍仔細勘會卻緣逐處稱別無奉到指揮不肯收接文字深詳此事已經計議并誓表盟言淮北之人有願歸鄉者更不禁約蓋兩國和好務在安濟生靈告以此意便行開諭使上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無疑難豈有不接文字之理卽日到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合得歸業緣彼處不曾明有指揮遂使逃竄於理不應請爲指揮有司出榜曉諭應淮北人數願歸鄉者許其自陳及今後沿邊取會文字仰合屬官司依

應收接契勘回報以稱通和之義及來書內有北人畏罪之說欲得朝廷赦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發到北人止是數十人小民其餘并昨有劄錄姓名之人都未見發遣檢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赦罪書自來亡命沒在江南人等見行理索節次發遣來到並行釋罪其官員百姓軍人等並許復舊已有上件寬貸明文今將赦書內一項全備抄錄前去請以此曉諭應在彼北人遍令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尚何疑哉所附到鄭億年申狀尋具奏聞准奉聖旨為已經放還只令在彼居住外有杜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元住州縣官司并從來親屬一行人等豈應全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既定欲人人咸獲其便理合使其骨肉圓聚并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諸處津遣今有數月計此合到即催趁亦就早令到來惟閣下留意覘賜新朝廷答書

書曰某啟即日秋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專使來辱惠問感荷契愛垂諭上國講修和好開示大信含生蒙福遐邇同之此徹邑之幸也敘謝之誠言不能盡茶極佳愧荷餘冀順時倍加保嗇專奉復問不宣

竊聞元帥府自班師之後每常丁甯諸路帥守應防把兵官吏人等咸使仰體德意謹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處置則天下舉安深合古訓四海之內孰不欽服又聞近日諸處申達北界人馬無故侵掠及謀畫出入至於收納叛人强奪鞍馬又縱羣寇改作兵攻縣道殺官吏驅虜人畜焚毀舍屋及假裝飾以草賊爲名公然犯改作過界驚擾百姓遠煩開諭不勝駭愕雖是聽聞未及已蒙矜恕然邊吏妄作不遵約束甚不稱某畏天事大之誠意也已備錄所示付四川宣撫鄭剛中根刷南來人馬依准交割與對境州軍取收管公文仍戒沿路諸將不得令人過界刦掠收接南投人馬今出榜界上曉諭庶得疆場安靜人民樂業信義敦篤垂裕無窮少副來誨老母還歸知恩有自已就報謝使副齎書信布敘前書所論陝西地界亦以別修報書向寒竊冀倍保鈞重不宣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八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八校勘記

比又見行發遣北來三十五人一作北人見行發遣此三十五人皆久有望於上國者皆字一作此日亦已經再三持論已誤作不論一作論一作論只要仔細持論論一作論聞命鼓舞命誤作令

炎興下帙一百九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盡其日

十日庚午王庶卒

王庶安置在道州以疾卒諸子扶護歸江州親舊迎報親舊皆掩其口仍高聲大叫以混其語有學院子見之其子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甯偉在側聞之而喜謂可以持王氏矣庶嘗自號當叟又或問當叟之意如何庶曰吾之所爲皆合其宜不敢失當故號當叟有詩文遺藁若干卷名曰當叟

集藏於家

林泉野記曰王庶字子尚鞏州人進士登第宣和末爲陝西轉運使奏計在京聞金人犯順改作入邊乃見宰相白時中李邦彥請急詔种師道爲大將軍朝廷是之建炎初直龍圖閣鄜延路經畧使知延安府二年加右文殿修撰陝西五路制置使虜改作金圍耀州庶赴援檄曲端策應不至虜改作金知情徑攻延安城潰庶奔於端端囚之於軍久迺釋去後張浚宣撫川陝用庶爲參謀又命庶知興元因譖殺端自是西人解體浚敗於富平遂失五路庶後知荆南政貪酷紹興七年趙鼎以庶知兵欲用之召爲兵部侍郎八年遷尚書又除樞密副使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誣統制官吳錫下大理寺庶明其冤得釋俄被命往沿路察州縣不職者驕暴傲忽將士咸怨及還朝廷方議和庶不以爲然乞去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秦檜諷臣僚言庶及劉大中沮撓和議落職放罷九年除端明殿學士臣僚承檜夙旨復有言遂奪所授十二年臣僚再言庶居潭州占民田宅責授嚮德軍節度使道州安置卒於貶所

王庶家集定傾論一論節概天下之士自隘於苟偷

委靡不振之地爲日久矣士夫之志忠義者方國家
閒暇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奸臣賊子聞其風聲已
自膽落是以能消禍亂於未萌破奸宄於未作不幸
國家有緩急安危之變則仗節死義捐身喪家而無
恨故名節之士乃治世之膏粱而亂世之藥石也昔
戰國之士如伍員之於吳以報父兄之讐怨於楚之
君臣義不戴天卒能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自今觀
之凜凜然猶有生氣使後世之士皆如伍員之忠則
國家之恥何患乎不刷君父之讐何患乎不報哉伏
以靖康之禍自古所無宜有志之士投劍於碣石之
墟收血於涿易之野少洗本朝無窮之憤而求與古
人忠義伍者寥寥無聞焉豈豪傑不世出之士伏於
巖穴草野湮鬱而不振與抑朝廷之上所以振拔招
來之者未盡其道歟區區謏聞竊疑於此故敢以言
伏幸垂察

一論襄漢伏以自東晉至於梁陳國於吳越者皆以
江淮爲境地勢平衍無大山深谷以爲限蔽據江淮
之上流屯兵宿將以爲巨鎮其地有三曰襄陽曰武
昌曰九江地當孔道必得其人而後能守在東晉世
如陶侃庾亮之徒相與戮力以捍蔽一方北方之兵

睢盱熟視而不敢南渡者以地利所在勢當然也伏見鑾輿駐蹕杭越其以江淮爲境者與古無異而兵衛所在復加二焉曰建康維陽雖當盜寇竊發而旋即平定人民之富十纔減三四獨有襄陽武昌九江三郡久爲盜墟城邑殘破百姓屠戮十不存一今雖建帥宿兵而財用殫乏倉廩艱棘雖使陶侃庾亮之流馳騁其閒未能保一日之安也夫用兵之要在於審知彼已以守猶不足何以言攻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興復之端其要在此伏幸垂察

一論詔令切要臣惟國家方撥亂反正號令所行務於審諦而得情使卓然見吾威福設施所向以推服其心則奸雄不敢萌惡爲善者不敢不勉賢於誅罰用兵遠矣光武皇帝賜河西之詔勉以齊晉輔周之功而戒以尉佗制七郡之計竇融等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益懷忠款唐武宗討澤潞恐河北諸鎮爲脣齒詔王元達勿爲子孫之謀猶存輔車之勢以破其疑元達等惶恐奉詔旨親率兵出討卒以有功臣願陛下廓日月之明愼雷霆之令臨照遠邇使制詔所及切其機要消患折難於未兆未形之中則中興之業實爲有成此自古明聖之主駕

馭英雄之術也

一論湖賊臣聞爲國之道譬之用藥以治病國有先後之勢而疾有緩急之殊所以斟酌救療不可不察也伏惟國家今日之患虜爲大盜賊爲次（七字改作金人外攻）草賊內發下虜字刪虜人頻年用師殺伐相當吾雖眾散失地彼亦不能乘時攻取非力不能顧亦有所牽制爾而虜（改作金）未可卒滅國家必自固而後可以有功患雖大圖之不可速比之於身風痺之疾也楊么之賊名微眾寡據湖山之險路阻吳蜀之通流跳梁不息或招外援（以敵商心）患雖微圖之不可緩比之於身咽喉之疾也治之之道當在所先然咽喉之要切皮膚之輕脆欲以針砭爲治則恐有傷手之危欲以藥石爲治則恐有不及之悔前日元樞之招誘王瓊之入討已有傷手藥石之禍矣使黠虜（改作北中）間諜知吾有此內患脫或投隙送死相與牽連豈不大可畏哉然則捨此二者將無所施乎臣愚不自料將抒愚計第恐大臣已有勝算儻或博採願有所陳但兵家詭道難於布露當俟面奏

一論行法臣竊惟人主威權之出至於殺戮關軍政者儻罪狀明白按校詳審既已明行當斷以宸慮守

之不移不可奪於好惡使遠近窺測有掠美避謗之迹失忠誠之心啟讒佞之口動搖國事此利害有不可勝言者請借古以論之彭越爲漢功臣相與滅秦滅楚勳業甚著割符爲王爵位尊盛一召　不至以是爲罪因以誅死欒布求殺身明其罪終以不赦王恢說武帝伏兵馬邑以誘單于（改作單于）單于降虜得脫去而武帝罪其不能追獲以慰士大夫心雖太后爲言卒不得免二主持法無所縱貸而國勢尊榮胡夷（改作邊）情拱伏此不奪之效也僕固懷恩晚節桀逆至引吐蕃擾敗唐室而代宗隱忍爲諱不言其反李懷光聞既斬之矣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夫以人臣用師猶任怨確守斷行不移矧於復中興之業乎伏望覽漢唐四主之得失察奸雄之情態不可狎玩以成咎悔不勝幸甚

光勛朱泚成奉天之亂倚兵自固德宗優容迫於臣下之請誅伐不行而寵增爵位俄及大歷終身逃難屢至危迫止緣姑息蕃鎮昏默爲治頻於困辱此掠美避謗執法不堅之效也諸葛亮街亭之敗馬謖爲前鋒坐違節度捨水上山耳亮涕泣行誅以爲法不可不明卻克伐齊韓厥將上軍聞克將斬人馳將救之聞既斬之矣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夫以人臣用師猶任怨確守斷行不移矧於復中興之業乎伏望覽漢唐四主之得失察奸雄之情態不可狎玩以成咎悔不勝幸甚

一論先計後效臣聞帝王興事造業必規模素定故先後緩急之序咸當其宜譬理亂絲得其端緒則條理不紊神功茂烈次第而成未聞廟算不立事至輒應首尾搶攘能底於治者也臣未敢妄論遠古取其切於事者勾踐棲於會稽所以報吳者可謂難矣觀其規模則外用范蠡内用大夫種不惜子女玉帛以蠱夫差之心不憚卑身勞心以結越人之愛生聚教誨外示微弱卒得黃池之隙一舉而滅之秦孝公介居西戎所以圖天下亦可謂難矣觀其規模則用商鞅開阡陌强公室杜私門見利出攻諸侯割地而請

盟敗從約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瓦解無亡矢遺鏃之害而天下疲矣方其撰事圖策固已得於寘寘之中是以訖其成功曾不出於規模之内臣愚不識大計伏見頻年數易將相用兵制敵初無成算輕動則喪師退守則失地臨機倉卒僥倖一勝此非朝廷萬全之謀陛下中興之本也當今陛下孜孜聽納帷幄之議必能上起宸心不知國家規模果何所在欲如勾踐隱忍以俟隙復讐乎欲如秦孝公强兵富國鞭笞六國乎若聖慮已定臣願陛下擇一二同心之臣責其功效假以歲月必有所成若聖慮未決則宜

博詢賢智使廟算先定然後兵不再出而亂可平矣
臣不勝惓惓惟陛下裁擇
一論賞罰臣聞馭臣隣惟在賞罰賞當則功勸罰當
則罪服至於擾攘之時此柄猶不可不謹故傳曰信
賞必罰蓋賞罰爲示信之表君行賞既不妄臣受賞
則不疑然後可以立功立事矣漢高祖當逐鹿之世
賞罰以勵智勇挾數用術不專以信故韓信彭越英
布剖符受封往往連城數十一日安定使有自疑强
大不當得之心亂者踵作終以不保世祖中興較功
計勞最爲謹審封爵之行纔不過數縣君臣相示以
誠故建武之元上下安享身見太平二者不可不察
也伏見比年以來國步艱難羣臣效力朝廷急於平
定爵賞封拜失於濃厚正任防禦承宣節度所在輒
有文吏如中奉大夫皆緣軍功不限員數爵賞所以
礪世磨鈍恐不當如此愚者苟得爲心貪婪不已無
復激勸桀猾者較功揣已豈無不自信之心乎太祖
皇帝以郭進守山西十年官不過引進使曹彬取南
唐一國逮還京闕而云幹當江南公事回上不以過
賞悅臣下長其驕盈之禍下不以虛誇事上以成其
謙遜之福要在相與以誠是爲萬世法伏望陛下審

信賞必罰之旨覽高祖光武之失觀藝祖君臣之推誠以圖興復之功天下幸甚

一論行法臣竊惟法令者立國之大本人主之至權陛下所以坐制六合撥亂興衰之具也近者朝廷以四方未平務從含貸督察之政絕仁厚之恩廣而臣下不知浸成驕慢握兵之臣瞋目抵掌坐作聲勢殺生廢置不拘憲章法令不行於軍旅矣詔書之所舉明赦令之所蕩滌夤緣私意沮格不用法令不行於方岳矣召之不肯至令之不肯聽使奸回從而窺測幾何而不凌遲矣臣竊惟陛下宵旰勤勞講求治要

固欲廓清華戎（改作邦甸）混一區宇復祖宗配天之業而法令之出近不行於域內非尊主抑臣陛下憂勤之本意也議者或謂朝廷當含垢匿瑕以收一旦之用又謂朝廷不宜輕自動搖以失人心是皆不然唐德宗姑息藩鎮而叛者四起及至憲宗剛明果斷卒以削平僭亂若謂含垢可以收其用則德宗不宜有倔強之臣動搖可以失人心則憲宗不宜有興復之效此陛下聰明可以洞見矧朝廷承列聖在天之德四海謳吟之願何求而不可哉易曰渙汗其大號汗出而不返者也明王者號令有行而無返伏望陛下明

敕中外執憲之臣振爾條綱或强梗忿睢如前所陳者寘之嚴科如是則可以激忠義之心折奸雄之漸國勢日隆大業可成矣精神不强雖良醫不能以愈疾法令不立雖聖人不能以致治惟陛下留神省察一論虛實用度臣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古今不易之理也然所謂與治同道者不過乎務農敦本勝殘去殺而已所謂與亂同道者不過乎佛人從已數賦疾征而已今天下自經兵火土地所存十無三四農人耕牧十無二三吳蜀屯兵十有七八因功被賞文武官資數倍平日以十有三四之土地十有二三之耕牧供十有七八之軍旅數倍平日之官資雖使天雨鬼輸無有得足一有凶歉何以支持以此治道求爲中興孟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臣願陛下長慮卻顧解紱更張坐薪嘗膽以圖興復無苟目前坐費日用循致噬臍之悔天下幸甚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九終

或招外援以啟敵心（敵誤作商）然咽喉之切要（誤作要切）以長其驕盈之禍（以誤作下）覽高祖光武之得失（脫得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

炎興下帙一百十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盡其日

論敵人强弱臣聞楚王舉兵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復遂縣之繼又誘蔡侯執之以歸叔向曰失信而再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滅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必厚其凶惡而降之罰臣觀金賊（改作人）瀕海小醜（改作之國）語言不通（刪此四字）邈在要荒之外乘二國奸弊豕突獸搏（改作長驅中原）所至輒

克縱毒長惡惟利是嗜雖五胡（改作）季（之亂華（刪此字）莫甚於此又無長計遠慮以撫其遺民仁人君子以謀其社稷四邊所用皆鄙夫餓隸心既患失事多曲從剝膚搥髓例以爲能（刪此八字）天意爲何人心爲何今僥倖立國十有餘年一星終矣衰兆漸萌所以近歲旁塞出沒皆叛卒流人大酋輩（此三字改作而彼）寂無所聞豈徒二太子婁宿（改作羅索）等數人零落殆盡其餘盤固互結自相睥睨理勢然也獨粘罕（改作尼堪）竊有兵權土地濶遠金玉子女盈積聚麾酣飲自以爲天崩地陷（刪聚）鹿至此十一字改作自謂天下事）無復可憂古之立國如漢高祖唐太宗最爲英主地土九州中間亦少放肆陸賈言不可馬上治魏徵疏十漸以正其失矧此虜（此二字改作彼）君臣萬萬計不出此其事夥民眾兩倍於彼（此字改作漢唐乎）陛下欲雪大恥圖中興正在今日當焦勞克己虛心聽納雖休勿休日愼一日人才不必盡賢能也顧其謀王體斷國論者隨宜任用如何耳將帥不必盡驍勇也顧其秉節鉞操兵權者指授方畧如何耳百姓不必盡姑息也顧其主漕計持刑獄者風化如何耳三者既修在朝者賢材任用在軍者上下秉節在野者四民安業如此則國日治兵日強民日富武王之

克商高祖之滅楚不過用此矧彼烏合改作金人驕淫無義逆孽刪此六字其有不亡者哉古語有之上策莫如自治正今日之急務也伏惟少軫聖慮天下幸甚

論圖治臣聞唐太宗撥亂之主也既卽大位魏徵勸行仁義及以十漸譏之太宗嘗力行其言卒成貞觀之績明皇圖治之君也篡成丕緒姚崇以十事說之切中時病明皇厲精聽納故開元之政無愧前人今陛下克復土宇百度草創勤甚太宗之撥亂懷遠來邇救甯諸夏功倍明皇之圖治然人才之賢否法度之繁簡民農之疾苦軍旅之情僞其間利害曲折奸

濫隱匿上蔽聰明下積怨憎豈不如貞觀開元之初十數事而已哉又未知廟堂執政臺諫長貳曾爲陛下別白而言之否臣久荷誤恩叨竊侍從負鬻力疾不避死亡趨侍行闕雖無長計遠慮振起頹弊於今日軍民利病夷夏強弱思之不爲不詳知之不爲不盡切欲罄瀝肝膽仰瀆宸嚴期補聖治之萬一未審陛下能霽天威賜以清閒之燕使造膝縷陳展盡梗概苟尺寸之長有所裨益望斷自宸衷勿牽衆議而力行焉或迂疏無用稍涉誕謾俾就誅責亦未爲晚惟陛下憐臣孤忠而與進之臣之願也非所敢望伏

幸察照

論立政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未有修己而百姓未安立政而天下未治得人而績用弗成者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秉中興之運當靖康之末寶祚危於綴旒陛下龍飛睢陽郊祭配天不失舊物雖宣王之復古少康之纘禹無以過也天縱睿知好學不倦動則畏天言則引咎宵衣旰食坐薪嘗膽雖堯舜之責躬禹湯之罪已無以過也遭時多艱天步靡甯以四海之大而治於吳越之一隅以萬乘之尊而屈於戎虜改作邊陲之小醜改作一國雖太王之去邠勾踐之棲越無以過也兢兢業業不敢暇逸下添以圖二字昧爽待旦未明求衣雖文王之憂勤成王之無逸二字內修政事刪此二字外攘夷狄刪此無以過也恭儉節用服御菲薄嬪嬙不備行宮僅蔽風雨雖堯之土階禹之菲食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修已矣屢下寬大之詔盡復祖宗之法恤刑薄賦講武務農訓齊百官撫綏四海車堅馬良兵足食備雖宣宗之綜覈名實文皇之勵精政事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立政矣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任相則垂拱仰成至於分治天下而不以爲疑御將則建牙受鉞

至於兼制數道而不以爲重雖周之任旦望漢之寵
信越無以過也可謂知所以用人矣宜其百姓乂安
天下大治績用丕成然而行之累年百姓未安天下
未治績用未成者其故何哉此愚臣所以當食而噎
中夜太息曰有君如是而治不加進土地日蹙夷狄
改作敵鋒尚熾何功烈如此其卑耶臣本以書生蒙陛下
拔擢待罪從官屢膺任使負恩卽山未報毫髮陛下
不以臣不才不忍中棄萬里召還臣孤危餘生獲瞻
天日愚衷千慮豈無一得仰裨聖政之萬一伏望聖
慈俯憐忠誠畧賜清閑之燕使愚臣布腹心懋肝膽

然後退伏鈇鑕不勝幸甚

論擇相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傳曰帝王之興非
一士之畧士固以多爲善然所以用天下士特在於
一相故曰天子論一相湯之興也相伊尹一人而已
高宗之盛也傅說一人而已王周室者太公望而已
霸齊國者管仲父而已若高祖之張良光武之鄧禹
蜀先主之孔明苻堅之王猛皆一人而已至如唐太
宗之善創業守成亦不過用房玄齡杜如晦二人焉
何其少也陛下臨御以來拔以爲相者十人矣而在
位者多不久何相之眾而去之速也非特臣疑之天

下之人皆疑之豈陛下謀相之始或未愼耶抑陛下
禮貌之不至耶抑任之不專待之不誠抑讒間之或
入耶抑其難進而易退耶何相之眾而去之速也若
謀始之不愼臣願陛下愼厥始若禮貌之不至臣願
陛下益禮貌以勵其節若任之不專待之不誠臣願
陛下任之勿惑且推赤心置其腹中若讒間之或入
臣願陛下相與之際如魚得水無令小人伺其隙德
重一時望高四海去就爲朝廷之輕重用舍係天下
之安危雖千秋萬歲留以輔陛下可也豈容其拘夫
易退之義哉故曰終始愼厥與又曰自周有終相亦

惟終

論戰守兵不可一日忘於天下也久矣用之之道蓋
亦多說以臣觀之亦無深遠甚高難行之事大率不
過戰守兩端而已交鋒接刃以決生死者戰也增陴
浚隍效死勿去者守也國家內外養兵無慮百萬竭
天下之羽革漆鐵以爲兵之器械空天下之倉庫杼
軸以充兵之衣食宜乎鎧仗犀利士氣振發戰則勝
守則固乃膚功未奏寸土未復何耶凡以不知戰守
之道未嘗聲金鼓也未嘗列行陣也聞敵之至卽曳
兵而走豈知所謂戰哉未嘗修城郭也未嘗立宗廟

也聞敵之至則委而去之豈知所謂守哉或曰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奇正無常變化不測如雷霆如風雨如水如火如山如林如以石投卵如以劍斷腐所向無前安可以戰所攻必克安可以守天下之言率如此而臣之言獨不然譬二人奕有高者旁觀之二人皆低者也一人大敗遂以已爲低彼爲高非彼高也我低故彼高爾金人用兵亦豈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爲善以臣區區之見而昭陛下之神武託社稷之威靈而用今日天下之兵戰亦可守亦可何所往而不可

論用人臣竊以自古夷狄攻作疆場之禍未有烈於今日者也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當大有爲之運勵精求治德日新矣而其效未見何也非不勤勞也非不恭儉也非不專任宰輔非不寵遇將帥非不強兵非不理財非不求言非不聽諫非不下詔哀痛惻隱以感人心非不遣使卑詞厚禮以交敵國堯舜文武之正道漢唐賢君之盛德陛下皆祖述憲章而躬行之也凡可以臻今日之治紓今日之急者蓋無不爲也然而天意未甚順人心未甚孚事力日困土疆日蹙九廟灰燼之恥未雪也二聖沙漠之狩未回也陛下鬱鬱

僻處於蕞爾之吳其故何哉必有由也陛下亦嘗深思而熟究之乎厥今天下之勢如久病之人非不求醫而倉公扁鵲之效未著也非不用藥而狼毒烏喙之類或進也增其病而速其危可不哀耶嗚呼萬世之安望陛下早圖之也臣愚戇淺薄豈有深謀遠慮以裨陛下之聰明以定天下之禍亂以贊中興之盛烈晝夜思計十年於茲矣原其病察其脈據方用藥竊自謂薄有所得力微身遠無從可達今蒙收召且命之對此時不言何時言耶今蒙陛下賜清閑之燕容臣委曲敷陳展盡底蘊庶或有一得之可採若以

爲迂濶不足以行則臣當乞骸骨老死山林無恨

論政事本末昔周宣王之復古也（下添既六二字）內修政事（刪此二字）故能外攘夷狄（改作復曰外攘夷狄刪此二字）惟內修政事（刪此二字）不修則夷狄交侵矣（刪夷狄五字改作其內之）苟政事（此二字改作外）安能攘之哉金人腥穢（此二字改作擾）吾中國（改作疆土）十年矣而我攘之不能去何也其未修政事耶夫政有小大事有本末先大後小先本後末則得之也今天下之言政事者莫不以兵爲先者也廟堂之上朝夕議論者兵州縣之閒星火奉行者兵士之所稱者兵無所農之所贍者兵商之所助者兵工之所陳者兵無所

往而非兵蓋曰夷狄改作今日之禍改作事如此刪此二字非兵不足以攘改作靖之也其於政也小耶大耶其於事也本耶末耶竊謂兵雖可去然非所先也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法曰文能附眾武能卻敵亦先文而後武其所謂文者非簡牘之空言篆刻之小技君臣父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四民安其業萬物遂其性大綱小紀本微末廣皆文也是乃政事也今乃修之歟其亦修而未備歟孟子曰蓋亦反其本矣又謂梁惠王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又謂梁襄王曰天下定於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謂齊宣王曰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孰能禦之今能如孟子之言修其政事則正氣實邪氣不能入彼夷狄此三字改作將外不待攘之字刪此而自攘區區復古之宣王何足爲今日道臣故曰兵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勿以爲書生迂闊之言而畧之也

論兵臣山西人也雖自少學讀書而風漸氣染馳馬

試劍亦兵之是好及遭艱難蒙陛下委任假以兵權
謂戎虜改作北敵可以氣吞功名可以唾手取也分薄數
奇跋前疐後訖無所成立閑居退處歷觀古人用兵
之說乃知兵之未易云也左氏曰兵猶火也弗戢將
自焚兵之不可好也如此易之萃曰除戎器戒不虞
兵之不可去也又如此雖然大抵用兵之說有三焉
兵貴合不貴離兵貴精不貴衆兵貴速不貴久兵合
而不離則其心和其情通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
救父兄少長有禮其行如賓所謂守則固戰則勝者
也兵精而不濫則其氣銳其勢倍進如江河止如邱
山攻無堅城戰無彊敵所謂百戰百勝者也兵速而
不久則其志果其計決出於雷霆動如發機役不再
籍糧不三載所謂勢若從天而下也反此則非惟不
能成功未有不敗亡者也唐九節度兵一日皆潰非
離而不合之謂乎尋邑百萬破於光武孤軍非衆而
不精之謂乎高克之師過期自潰非久而不速之謂
乎夫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晉文公區區圖霸亦
一戰而不再戰更願陛下養威蓄銳待時之至合大
兵驅精卒赫文武之一怒而不留行則妖氛靜境土
復諸夏安陛下可以垂拱無爲矣其數出易動乍勝

乍負兵家之大忌也望陛下深軫聖念天下幸甚

論形勢臣聞立國必處形勢之地強國必資形勢之利守國必據形勢之便處之得其地則民心歸資之得其利則財用足據之得其便則軍聲振蓋形勢者天下之大本若人之有血氣木之有根基水之有源流謀國者不可不知也故古人言形勢者或謂之上流或謂之襟喉或謂之腹心或謂之四肢其緊慢急緩殆可見矣今天下十失七八所謂咽喉腹心上流者皆爲敵人所有區區吳蜀乃一肢爾尺寸之地又非昔時之吳蜀也自古吳皆以壽春荆襄爲上流蜀以漢中金洋爲咽喉故時方用武則遴選英奇屯宿重兵尺寸不以假人今襄陽千里蕭條有兵不能自養梁洋田隴邱墟置之不復爲意今日之天下所以守則不固戰則不勝惴惴然不自安者殆謂此也兼梁洋東徹陝華西極洮岷北臨二秦南壓九江表裏山河可戰可守乃天下之脊也捨此不圖欲舉一肢以活四體非徒無益適所以害之爾臣願陛下深軫聖慮早定大計勿使狂夫據之倒持太阿乃有噬臍之悔天下幸甚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校勘記

天意謂何人心謂何（謂均誤作爲）相傳說一人而已（脫相字）

哀痛惻怛以感人心（怛誤作隱）

炎興下帙一百十一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庚午盡其日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及皇太后歸自金國入楚州界

金國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及皇太后邢皇后還邢皇后中途上仙至是皇太后及三梓宮入楚州界初皇太后與喬貴妃皆在鄭皇后殿中相敘爲姊妹約先遭遇者當援引既而貴妃先遭遇遂薦太后太后亦得幸故二人相得甚歡徽宗北狩二人皆從

及金人欲還太后也乃遣高中尉曰中尉今去江南
往復萬里輒有酒一盃爲勸如何高中尉許之貴妃
遂出黃金五十兩勸酒一盃高中尉辭金貴妃曰且
與中尉路中買果子此不足爲禮也願中尉照管善
抵江南高中尉受之貴妃曰姊妹有生死之別欲舉
酒一盃以送行人何如高中尉許之貴妃乃舉酒以
勸太后曰姊姊此歸見兒郎爲皇太后矣宜善自保
重妹妹永無還期當死於此太后慟哭貴妃亦哭太
后舉手接盃欲飲貴妃一手執盃而復縮以一手止
之曰未可妹妹更有一語太后曰如何貴妃曰姊姊
到快活處莫忘了此中不快活太后曰不敢忘今日
貴妃方授盃太后執盃飲酹大慟哭不止天眷之在
旁者皆哭太后自淸河而下是時官吏迎接者皆列
在楚州沿淮既入境卽登寶舟朝夕倍道而進金字
牌促有司行期者踵相接也

車駕如臨平鎭迎皇太后

車駕如臨平鎭奉迎皇太后也是日上入幄朝見牢
臣及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如儀上初瞻慈容喜深
感極淚溼龍綃軍衛懽聲動天地父老童稚攜持夾
道擁觀以手加額咸感歎曰不圖復見聖神母子之

重懽如此也初太后見將相大臣班列於道顧左右曰孰是韓世忠虜改作北中皆知其名左右指世忠太后嘉歎久之

二十三日癸未車駕至自臨平鎮

金人遣使來聘

送梓宮及太后來使副凡十一人各有名邑

徽宗皇帝梓宮至自金國

蔡絛若冲狩行錄曰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發隨行宗族官吏遠觸炎熱不諳風土飲食不時北至燕山病者幾半盡出所有衣物命李宗言貨易藥物修合給賜十救八九寓止燕京延壽寺宗室自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舍有糧食不給形體裸裼之人太上聞之惻然謂姜謂曰神器流離宗族若此甚憫念之卿爲予細取索等第具一賜目來若將軍前所送生絹一萬匹除給散隨行親族官吏等外盡周之言訖不覺泣下謂亦嗚咽流涕具目以聞遣姜謂散之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在會城太上面陳南北利害敘結好休兵之意興滅繼絕之道辭發涕零義形於色北人旁觀植立若堵無不感歎至有揮涕者元帥無語但首肯者久之行在統屬謂

之都管有職小官卑充其任者既是統轄卽今押班起居御藥楊師道具此以聞太上曰自有本朝離壓不可爲在此閒頓改舊制自燕京遷居虜改作金部相府院每思宗社寢膳俱廢一日謂都尉蔡儔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觀其前載戹運之困古今未有荷天眷祐建炎中興億兆攸歸奄有江左雖居沈刼思有以少助繼天之作今草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卿爲我與秦檜商量更潤飾之恐有未至儔曰聖述高妙非臣等所及是時秦檜亦寓中京初大金軍至城下以議上尊號邀請淵聖皇帝遂

留宿青城而正朔不敘請議至二月六日有異姓之命翌日請太上同太上皇后嬪妃諸王駙馬應皇族盡出遂易置君乃令城中共舉軍前乞立張邦昌檜職在御史奮不顧身歷數張邦昌平日履行身爲宰輔奉使不死國難而欲主承大器非檜所敢聞不能盡忠於本朝何以效節於大國乞立趙氏以慰人心不從既而太上北遷如檜等輩欲立趙氏謂蔡儔曰天祚吾宋宋必有主今聖慮若此定膺昭格文華理勝雖游夏不能措辭於其閒明日具酒肴邀本路都統後聞其書曰某自北來眾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

知英雄度量與俗不同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卜自疑因循至今某聞唯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敢晷陳固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爲已任故有國士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士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皐夔稷契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待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麗北擒頡利可謂皇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致突厥稽首戴恩常爲北藩故唐之亡也終藉沙陀以雪國恥又匈奴冒頓單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欲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爲遠圖使高帝得歸奉祭祀故得歲受繒幣舉中國珍寶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責石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守以致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地而終爲劉知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理兵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

帝約爲兄弟許以燕雲適燕山妄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巽懦懷首鼠之兩端某以過聽惑於謬妄之說得罪於大國之初深自克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爲彼人之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保國活民爲萬世法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爲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爲萬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有爲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日有爲趙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爲賢母妻言之則爲妒婦今日之事大類是矣惟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觀縷伏望臺慈照察幸甚太上天姿好學經傳無不究覽尤精於班史下筆灑灑有西漢之風每謂行在諸臣曰北狩以來無書得一閱目一日聞外有貨書者以衣易之戊申八月入見盡徙韓州之民出而寓焉然春秋博士廢之久矣諸王有得此書閱者太上

聞之不懌宣諭蔡儙曰春秋之書多弒君弒父之事爲人臣子者豈宜觀哉儙頓首從容對曰春秋者魯之史記也周德既衰君臣失守上下無別孔子所以懲惡勸善以正褒貶使後世知懼凡君子之所疑而不決者至春秋而後定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邪而不見後有賊臣而不知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願陛下試取一觀之他日儙因奏事上謂曰比取春秋讀之始知宣聖之深意恨見此書之晚自是披覽不倦凡理亂興廢之事跡賢君忠臣之言行莫不采探其華實深涉其源流鈎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籥而成書臣嘗侍乾龍節宴太上賦詩以寄淵聖許令和進因用親人善鄰事太上曰此春秋也特蒙宣示以爲榮觀太上皇有所見聞未嘗隱情每聞獻納喜見於顏數令楊師道宣諭曰若志慮未及不惜見教崇奉祖宗本乎天性非勉强僞爲之也每西南望佇目久之謂左右寢陵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輟膳流涕盡日出入追慕不已有獻新者必薦而後嘗雖在蒙塵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下程課諸王問安必留之坐而賜食或賦詩

屬對有兩聯今附於左太上曰方當月白風清夜故
鄆王楷對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太上曰落花滿地春
光晚萃王植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餘皆類此宗室
晉郡王孝騫以下九百四人朝廷遣赴韓州同居相
見之日爲之感動撫問再三至於流涕遣杜遵道計
買薪米均行給賜莫不安居差孝騫仲晷管宗職事
宗室有挾私恨而致訟者紛爭不已全失禮容降誥
曰日來宗子不遵憲度失於長幼之序各挾私憤以
成讐怨爭訟不已豈不知身寄他鄉復有聚會何幸
如之故閱禮儀之言用勸無知之輩且曰君義臣忠
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所謂六順今則不然造六逆者
有之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
義所謂六逆也特申庭訓之方以示睦親之義宗室
可體此意分明開諭使同姓曉然知其訓誡如爾後
敢以來到韓州事陳訴者並以其罪罪之毋復食言
各令知悉楊師道侍燕閒宣諭師道曰近日隨行官
吏等悉皆窮困使我傷心初出青城倉皇之間了無
一物得齎行道卿等皆棄捐父母妻子冒涉風霜而
隨予今坐見如此不能振濟爲之柰何宣諭訖遂泣
下左右之人無不感動者遂令有司具狀申明金國

乞給賜衣物從之時闕澣濯之衣太上皇后進絹十匹然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聞之欣然輟而易之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乘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東路都統習國古乃奉朝命減落隨行官吏諸色人等不許盡行將帶太上力懇不從召而諭之曰公等冒風霜涉險阻憂樂固當同之今者朝命如此事屬他人無如之何已再三力懇竟不可回令選愛者將行公等皆甘苦之人豈有愛憎之別君臣之閒彼此不能盡其事一面請詣所屬言訖泣下官吏等亦號呼而出應宗室不許隨行內有神

考親姪晉康郡王孝騫嫡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皆乞隨侍從之族屬有出入不節而致物議紛紛者太上聞之降誥戒飭曰艱難之際敬慎爲先若復出入不節言語輕易或爲狂藥所困舉止取笑有失事體古之人謂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係焉而今而後戒之愼之各宜杜門省事骨肉之閒以禮過從恐閑惹物議自取悔尤既貽親憂何以自處諄諄誨諭使各體悉聖度如天下有細過其以聞者皆情恕之如劉定宰羊不如法薛安造飯減尅太上曰羈族他邦不欲口腹罪人只取戒勵亦可警衆又

五國孛堇八曷打改作貝勒巴納達下通事慶哥改作慶格遣人
審覈太上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莫不加
手於額太子幹烏歡改作鄂羅歡遣人奉書上欲於內侍
中求曉事能幹人才俊爽者二人所須卽請批諭當
便應辦太上覽書不說曰若應副誰可遣者若不應
副五太子不可違遣王佃陳思正往回書云示諭內
侍本亦乏材不免於眾中選擇二人前來然皆自汴
京隨逐至此艱苦萬狀久處貧窮敢望優容不勝萬
幸紙尾之諭甚荷雅意然以物易人豈其本心哉又
詔板勃極烈改作安班貝勒夫人刪此二字致書於太上并惠藥

物亦求內侍答曰承諭乃荷不外以本局分祗有一
二人難以輟那送示藥物雖出厚貺以無官應命不
敢輒留太上好學不倦移晷亡食而動靜語默之閒必有
深誨焉因觀唐史至李泌傳復讀不已泌謁肅宗於
靈武披胷榛莽復立朝廷盡忠致力於獻納之道位
至宰相而數爲權幸所嫉遂令張瑋錄其傳以賜韋
后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楞駙馬都尉劉文彥首
告謀反金國蔡儔是日聞之萃王楠駙馬都尉宋邦
光徑令途中聞達太上驚惶未以爲然翌日遣僊波
河以詢虛的既濟則千戶孛堇按打曷改作貝勒安塔哈者

已陳兵河濱二逆般發往彼帳前矣盡得其所陳之詳僮歸太上卽令會親屬及一行臣僚合議徐王棣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然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悚慄僮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閒捐軀效命正在今日僮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徇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辭慷慨坐皆泣下莫不懷奮發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勘問太上遣植同僮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棣宋邦光再往至則尚執前議乃請淵聖及信王榛駙馬都尉向子扆內侍王若沖同往僮實從之再三力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側僮所寓之地而引問焉羣臣力拒往返詰問三日之閒二賊（改作告者）氣折自承誣枉案上復遣前使以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自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爲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令之死使歸僮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以誥答曰老夫自聞男楞等有誣告之事深悟眾叛親離反求諸己罔知所措若非洗心滌慮則何以全身遠害寡過悔尤顧惟一體其害尚輕苟使坐累諸人復何面目可以自存適覽上疏嘉謀讜

論非卿不聞此語而今而後凡所見聞雖屬微末不
惜吐露若隱而不言言而不從高天厚土神之聽之
況昔人所謂以國士遇我者報之當何如必不食言
千萬無隱一日以書宣示李康曰予平日待蔡儁以
國士今日報我殊不愧德康讀其書而奏曰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閒各盡其道今陛下蒙塵
之際遽罹誣告不責彼而求已而能虛懷修德改過
不吝禹聞善言則拜之道太上曰予之不德豈可以
上比禹湯康對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陛下上
畏天戒下恤人民則禹湯何愧哉臣聞諸故老曰熙

甯富弼爲相有於神宗之前言災異皆天數非政之
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人君若不
畏天何事不可乃上疏曰願益畏天遠讒佞近忠良
神考親書答詔曰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
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守是戒太上稽首而
言曰神考聽言如是康曰陛下天性至孝每於忌辰
輟膳悲泣願陛下益廣紹述之意太上曰是吾志也
後榜僚書於坐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
物見之泣下謂行在羣臣曰荷天眷命未忘趙氏中
興之主出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

覩盛際使我回得一日瞑目足矣羣臣皆再拜稱慶
藥材留充備用其餘並賜一行親屬官吏皆鼓舞再
拜受賜行宮有回祿之擾嬪御之內及沿燒者本位
陳乞聚夫修蓋太上曰正是農時豈可妨廢止令修
蓋官從容應辦宗室仲嗇等八百餘人自韓州徙居
上京至有闕食死於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
左右曰此輩何辜至此於是令李括宣諭蔡儵草表
一通候有回期欲乞同歸北狩未有行記以批語賜
王若沖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謂
不多深欲記錄未有其人詢之蔡儵以謂學問文采
無如卿者高居東山躬耕之餘爲予記之善惡必書
不可隱晦將爲後世之戒太上皇帝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一
小大未嘗名呼每有遺使則温顏慰諭善爲篇章自
北狩以來傷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帝
告變之後舉畀炎火以今所得灰燼之餘者僅有數
十篇類之爲別集好生之德澤及禽獸每聞有網捕
者必買而釋之仍戒勵曰毛羽之屬喜生惡死與人
何殊今伊予皆在縶維之中當求諸己也太上欲歸
之心頃刻不忘每令張瑋張堯臣詢訪之少有嘉音
喜見於色近梁舉善等至錄得紹興左丞相書本進

呈大悅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十一校勘記

乃遣高中尉取太后與天眷相別貴妃謂高中尉（脫取太后至中尉十六字）曰王若沖北狩行錄（誤作蔡儻若沖狩行錄）荷天眷佑（誤作祐）思有以少助繼天之祚（祚誤作作）一應皇族盡出（脫一字）知檜等輩欲立趙氏（知誤作如）後聞其書得達粘罕（脫其書六字）書盡徙韓州之民出而寓焉（一作盡從韓州之民借書寓目）每下程後（後誤作課）一應宗室（脫一字）不以小大未嘗名呼（以誤作一）喜爲篇章（喜誤作善）太上好生之德脫太上二字）得紹興與左丞相書本進呈（脫與字）